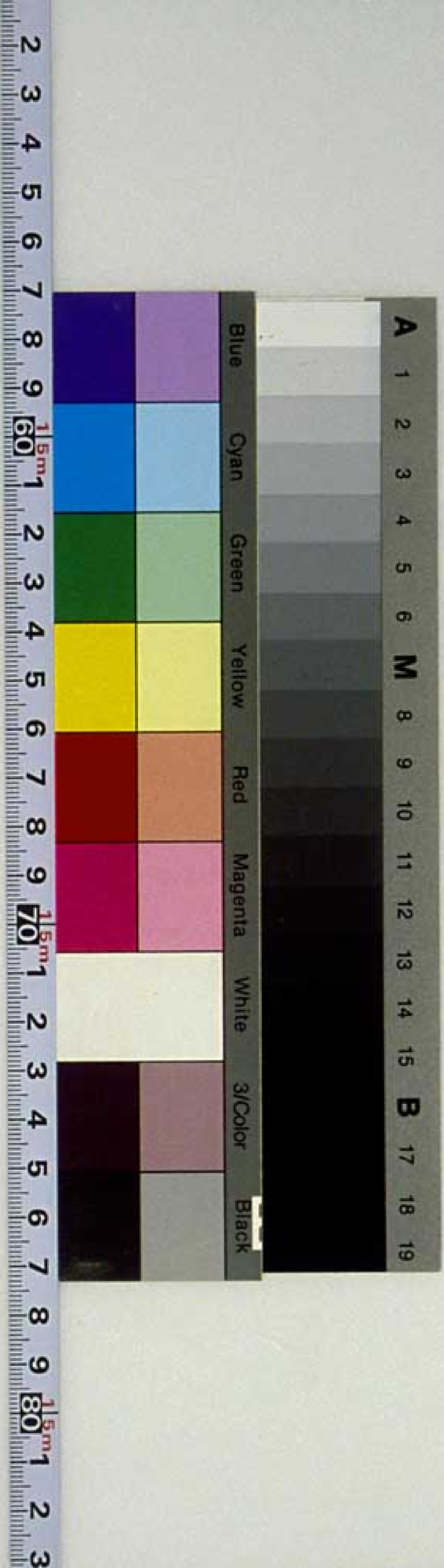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巻第六

持宝院六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十九年春正月入西京終廿二年夏六月謝御製

經序并答

貞觀十九年春正月景子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等承法師齎經像至乃遣右武候大將軍侯莫陳寔雍州司馬李叔昚長安縣令李乾祐等奉迎自漕而入舍於都亭驛其

從谷雲是日有司頒諸寺具帳輿花幡等擬送
經像于弘福人百欣踊各競莊嚴翌日大會於
朱雀街之南凡數百件部伍陳列即以安置法
師於西域所得如來宍舍利一百五十粒金佛像
一軀通光座高尺有六寸擬摩揭陁國前正覺山
龍窟留影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三寸擬
婆羅痆斯國鹿野苑初轉法輪像刻檀佛像一軀
通光座高尺有五寸擬憍賞彌國出愛王思慕
如來刻檀寫真像刻檀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二
尺九寸擬劫比他國如來自天宮下降寶階像銀
佛像一軀通光座高四尺擬摩揭陁國鷲峯山說
法花等經像金佛像一軀通光座高三尺五寸擬
那揭羅曷國伏毒龍所留影像刻檀佛像一軀通
光座高尺有三寸擬吠舍釐國巡城行化像又安

暠法師於西域時得大乘經二百廿四部大乘論一
百九十二部上坐部經律論一十四部大衆部經
律論一十五部三弥底部經律論一十五部弥沙
塞部經律論廿二部迦葉臂耶部經律論一十七
部法密部經律論卌二部說一切有部經律論六十
七部因論卌六部聲論一十二部凡五百廿夾六百
五十七部以廿馬負而至其日所司普班諸寺但
有寶帳幢幡供養之具限明廿八日旦並集朱雀街
擬送新至經像於弘福寺於是人增勇銳各競莊
嚴窮諸麗好幢帳幡蓋寶案寶轝寺別將出
僧尼等整服隨之雅梵居前薰爐列後至是並
陳於街內凡數百事布經像而行珠珮流音金
花散彩預送之儔莫不歌詠希有忘塵遺累自
朱雀街內終於弘福十餘里傾都人士子內外官

僚列道兩傍瞻仰而立所司恐相騰踐各令當處
焼香散花無得移動而烟雲讚響處處連合昔
如來創降迦毗彌勒初昇都史龍神供養天衆
圍繞雖不及彼時且遺法之盛也其日衆人同見
天有五色綺雲現於日北宛轉當經像之上紛紛
郁郁周圓數里若迎若送至寺而微釋彦悰箋
述曰余考尋圖史此蓋謂天之嘉氣議者嘉焉
昔如來創降迦維慈氏將昇覩史龍神供養天衆
圍遶雖不及彼時而遺法東流未有若茲之盛也
壬辰法師謁
文武聖皇帝於洛陽宮二月己亥見於儀鸞殿帝
迎慰甚厚既而坐訖　帝曰師去何不相報法師
謝曰玄奘當去之時以再三表奏但誠願微淺不
蒙高許無任慕道之至乃輒私行專擅之罪唯

深軫懼
帝曰師出家与俗殊隔然能委命求法
惠利蒼生 朕甚嘉焉亦不煩為愧但念彼山川阻
遠方俗異心旅師能達也法師對曰奘聞乘疾風
者造天地而非遠御龍舟者涉江波而不難自陛下
握乾符清四海德籠九域仁被八區淳風扇矣景
之南聖威振葱山之外所以戎狄君長毎見雲翔之鳥
自東來者猶疑發於上國斂躬而敬之況玄奘圓
首方足親承育化者也既賴天威故得往還無難
帝曰此自是師長者之言 朕何敢當也因廣問
彼事自雪嶺已西印度之境玉燭和氣物產風俗
八王故迹四佛遺蹤並博望之所不傳班馬無得而
載法師既親遊其地觀覿疆邑耳聞目覧記憶无遺
隨問酬對皆有條理帝大悦謂侍臣曰昔苻堅稱
釋道安為神器舉朝尊之朕今觀法師詞論典雅

風節貞峻非唯不愧古人亦出之更遠時趙國公
長孫無忌對曰誠如聖旨嘗讀卅國春秋見敘安事
實是高行博物之僧但彼時佛法來近經論未多
雖有鑽研蓋其枝葉非如法師躬窺淨域討衆妙
之源究泥洹之跡者矣　帝曰公意言是也又謂法
師曰佛國遐遠靈跡法教前史不能委詳師既親覩
宜脩一傳以示未聞　帝又察法師堪公輔之寄因勸罷
道助秉俗務法師謝曰玄奘少踐緇門伏膺佛道玄
宗是習孔教未聞今遣從俗無異乘流之舟使弃水
而就陸不唯無功亦徒令腐敗也願得畢身行道以
報國恩即玄奘之幸如是固辭乃止時帝將問罪遼
濱天下之兵已會於洛軍事忙迫聞法師至令引入朝謁
相見而清言既交遂不知日昃趙國公長孫無忌奏
稱法師停在鴻臚日暮恐不及　帝曰忽忽言猶未盡

意欲共師東行省方觀俗指麾之外別更談叙師意
如何法師謝稱玄奘遠來兼有疾恐不堪陪駕
帝曰師尚能孤遊絶域今此行蓋同跬步安足辭焉
法師對曰陛下東征六軍奉衛罸乱國誅賊臣必
有牧野之功昆陽之捷玄奘自度終無裨助行陣之
効虚負途路費損之加以兵戎戰鬪律制不得觀看
既佛有此言不敢不奉伏願天慈哀矜即玄奘幸
甚　帝信納而止法師又奏玄奘從西域所得梵本
六百餘部一言未譯今知此嵩岳之南少室山北有少
林寺遠離廛落泉石清閑是後魏孝文皇帝所造即
菩提留支三藏翻譯經處玄奘望為國就彼翻譯伏
聽勅旨帝曰不須在山師西方去後朕奉為穆太后於西
京造弘福寺々有禅院甚虚靜法師可就翻譯法師
又奏曰百姓無知見玄奘從西方來妄相觀看遂成圜

闕非直違犯憲綱亦為妨廢法事望得守門以防諸過
帝大悅曰師此意可謂保身之言當為處分師可
三五日停歇還京就弘福安置諸有所須一共玄齡
平章自是辭還矣三月己巳自洛陽還至長安即居
弘福寺將事翻譯乃條疏所須證義綴文筆受書
手等數以申留守司空梁國公玄齡〻〻遣所司具狀
發使定州啓奏令旨依所須供給務使周備夏六月
戊戌證義大德諳解大小乘經論為時輩所推者一
十一人至即京弘福寺沙門靈潤沙門文備羅漢寺
沙門慧貴實際寺沙門明琰寶昌寺沙門法祥靜
法寺沙門普賢法海寺沙門神昉廓州法講寺沙
門道深汴州演覺寺沙門玄忠蒲州普救寺沙門神
泰綿州振響寺沙門敬明等又有綴文大德九人至
即京普光寺沙門栖玄弘福寺沙門明濬會昌寺沙

門辨機終南山豐德寺沙門道宣簡州福聚寺沙
門靜邁蒲州普救寺沙門行友棲巖寺沙門道卓
豳州昭仁寺沙門慧立洛州天宮寺沙門玄則等又有
字學大德一人至即京大揔持沙門玄應又有證
梵語文大德一人至大興善寺沙門玄謩自餘筆受
書手所司供料等並至丁卯法師方操貝葉開演
梵文創譯菩薩藏經佛地經六門陀羅尼經顯揚聖
教論等四部其翻六門經當日了佛地經至辛巳了
菩薩藏經顯揚論等歲暮方訖來年春正月甲子又
譯大乘阿毗達磨雜集論至二月訖又譯瑜伽師地
論秋七月辛卯法師進新譯經論見了者表白沙門
玄奘言竊聞八正之旨實出苦之津梁一乘之宗誠
涅槃之梯蹬但以物機未感致蘊葱山之西經胥達
而莫聞歷周秦而靡至暨摩騰入洛方被三川

僧會遊吳始霑荊楚從是已來遂得人循解脱之
因家樹菩之葉固知傳法之益其利博哉復巖顕
求経澄什継譯雖則玄風日扇而並處偽朝唯玄奘
輕生獨達　明聖所將経論咸得奏聞蒙陛下崇重
聖言賜使翻譯比與義學諸僧等專精夙夜無
惰寸陰雖握管淹時未遂終訖已絶筆者見得五
部五十八卷名曰大菩薩藏經廿卷佛地經一卷六門陀
羅尼経一卷顕揚聖教論廿卷大乘阿毗達磨雑集
論一十六卷勒成八袟繕寫如別謹詣闕奉進玄奘
又竊見弘福寺尊像初成陛下親降鑾輿開青
蓮之目今経論初譯爲聖代新文敢緣前義望
曲垂　神翰題製一序讃揚宗極冀沖言奥旨與
日月齊明玉字銀鈎將乾坤等固使百代之下誦詠
不窮千載之外瞻仰無絶又前洛陽奉見日勅玄奘

師從西域記至是所成乃表進曰沙門玄奘言
竊尋蟠木幽陵雲官紀軒皇之壤流沙滄海夏載
著伊堯之域西母白環薦垂衣之主東夷楛矢奉刑
措之君固以飛英曩代式徽前典伏惟　陛下握紀
乘時提衡範物刳舟絃木威天下而濟群生蹙足蘆
灰堙方輿而補圓蓋耀武經於七德闡文教於十倫
澤漏泉源化霑蕭葦芝房發秀浪井開花樂囿
馴班巢阿閣律浮紫膏於貝闕霏白雲於玉檢遂
荒翳木而池濛氾圃炎火而照積冰梯赤坂而羽泥
滄溟而委責史曠前良事絶故府豈如漢開張掖
近接金城秦戍桂林纔通珠浦而已玄奘幸屬天地
貞觀華夷靜謐冥心梵境敢符好事命均朝露
力譬秋螽徒以憑假皇靈飄身進影展轉膜拜之鄉
流離重驛之外條支巨雀方驗前聞罽賓孤鸞還

替晷裹資時移歲積人願天從遂得下雪山而泛提河
窺鶴林而觀鷲嶺祇園之路髣髴猶存王城之基
坡陁尚在尋求歷覽時序推遷言返帝京淹逾一
紀所聞所履百有卅八國竊以章亥之所踐藉空陳廣
袤夸父之所凌厲无述土風班超侯而未遠張騫望
而非博今所記述有異前聞雖未極大千之疆頗窮
葱外之境皆存實錄匪敢彫華謹具編裁稱為大
唐西域記凡一十二卷繕寫如別望班之右筆飾以左
言掩博物於晉臣廣九丘於皇代但玄奘資識淺短
遺漏寔多兼拙於筆語恐無足觀覽
自荅書曰省書具悉来意法師夙摽高行早出塵
表泛寶舟而登彼岸搜妙道而闢法門弘闡大猷蕩
滌衆罪是故慈雲欲卷舒之蔭四空慧日將昏朗
之照八極舒朗之者其唯法師乎朕學淺心拙在物

猶迷况佛教幽微豈能仰測請爲經題非己所聞又
云新撰西域記者當自披覽勅奘尚丁酉法師重表
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墨勅猥垂奬諭祗奉綸言精守
振越玄奘業行空疎謬參緇侶幸屬九瀛有截四表
無虞憑皇靈以遠征恃 國威而訪道窮遐冒險雖勵
愚誠纂異懷荒實資 朝化所獲經論蒙遣翻譯
見成卷軸未有銓序 伏惟陛下叡思雲敷天華景
爛理包繫象調逸咸英跨千古以飛聲掩百王而騰
實竊以神力無方非神思不足銓其理聖教玄遠
非聖藻何以序其源故乃冒犯威嚴敢希題目宸
睠沖邈不垂矜許撫躬累息相顧失圖玄奘聞日月
麗天既分暉於戶牖江河紀地亦流潤於巖涯雲和
廣樂不秘響於聾昧金壁奇珍豈韜彩於愚瞽
敢緣斯理重以干祈伏乞雷雨曲垂天文俯照龍敷

儀而同久恩二曜而俱懸然則鷲嶺微言假神筆
而弘遠鷄園奧典託英詞而宣暢豈區ゝ梵衆獨
荷恩榮蠢ゝ迷生方超塵累而已自此方許廿年
春駕幸玉華宮夏五月甲午翻瑜伽師地論訖凡
一百卷六月庚辰勅追法師赴宮比發在途屢有使
至令緩進無得勞損既至見於玉華殿甚歡帝曰
朕在京苦暑故就此山宮泉石既涼氣力稍好能省
覽機務然憶法師故遣相屈涉途當大勞也法師
謝曰四海黎庶依　陛下而生聖躬不安則率土惶灼
伏聞鑾輿至此御膳順宜凡預含靈孰不蹈舞願
陛下永保崇高與天無極玄奘庸薄猥蒙齒召銜
荷不覺為勞帝以法師學業該贍儀韻淹深每
思逼勸歸俗致之左右共謀朝政往於雒陽宮奉
見之際以親論之至是又言曰昔堯舜禹湯之君隆

周奚漢之主莫不以為六合務廣萬機事殷両目未
能遍鑒一心難為獨察是以周憑十乱舜託五臣翼亮
朝猷弼諧邦國彼明王聖主猶仗群賢況朕寡闇而不
寄衆哲者也意欲法師脱須菩提之染服掛維摩詰
之素衣升鉉路以陳謨坐槐庭而論道於意何如法師
對曰 陛下言六合務廣三五之君不能獨守寄諸賢
輔共而成之仲尼又云君失臣得故君為元首臣
為股肱玄奘謂此言將試中庸非為上智若使有
臣皆得桀紂豈無臣耶以此而推不必由也仰惟
陛下上智之君一人紀綱萬事自得其緒況撫運以
来天地休平中外寧晏皆是 陛下不荒不婬不
羆不侈兢兢業業雖休勿休居安思危為善承天之
所致也餘何預哉請辯二三以明其事 陛下経緯八
紘之略驅駕英豪之才剋定禍乱之功崇闡雍熙

承業聰明文思之德體元合極之姿皆天之所授非
假於人其義一也敦本弃末尚仁尚禮移澆風於季
俗反淳政於上皇賦遵薄制刑用輕典九州四海稟
識懐生倶沐恩波咸蒙安樂此又聖心聖化無假於人
其義二也至道旁通深仁遠洽東逾日域西邁崐丘
南盡炎州北窮玄塞彫題鼻飲之俗弁服左衽之人
莫不俛兩瞻風稽顙屈膝獻琛貢寶充委武郊
此又天威所感無假於人其義三也獫狁為患其来
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不能制遂使河洛為被髪之郷
酆鄗為鳴鏑之場中國陵遲匈奴得志殷周已来
不能攘弭至漢武窮兵衛霍盡力雖收枝葉根本
猶存自後以来復未聞良策及　陛下御圖一征
斯殄傾巣倒穴無復孑遺瀚海蕭然之域並入提封
單于驕子之人倶充臣妾若言由臣則虞夏延来

既輔多矣何曰不獲故知有道斯得無假於人其義
四也高麗小蕃失禮上國隋帝總天下之師三自征
罰攻城無傷半堞野掠不獲一人虛喪六軍狼狽而
反陛下躬行將數万騎摧駐蹕之強陣破遼蓋之
堅城振旅凱旋俘馘卅万衆用兵御將其道不殊隋
以之亡唐以之得故知由主無假於人其義五也又如天
地交泰日月光華和氣氤氳慶雲紛郁五靈見質
一角呈奇白狼白狐朱鷹朱草昭彰雜沓無量億千
不能遍舉皆是應德而至無假於人乃欲比喻前王
寄功十亂竊為陛下不取縱復須人今出伊呂多矣
玄奘庸陋何足以預之至於守戒緇門闡揚遺法此
其願也伏乞天慈終而不奪　帝甚悅謂法師曰
所陳並上玄垂祐及宗廟之靈卿士之力朕安能致
之既欲敷揚妙道亦不違高志可努力今日已後

啓助師弘道轢彦悰等述白法師才兼内外臨機輒
答其辯洽如是難其昔道安陳諫苻堅之駕不停
恒標奮詞姚興之心莫正終致敗軍之辱逃道之勞
豈如法師雅論纔申　皇情克塞清風輸潔善恚
踰貞以此而言可不煩月然而優劣見矣時中書令褚
遂良奏曰今西海廓清九域寧晏皆　陛下聖德實
如師言臣等備佐而已日月之下螢爝何功帝咲曰
取如此夫孫裝非一術之賤太虞盤林共氏何有
君能獨濟師欽自今雅操故濫相光飾耳　帝又問
法師比翻何經論答近翻瑜伽師地論訖凡一百巻帝
曰此論甚大何聖所説復明何義答曰論是弥勒
菩薩説明十七地義又問何名十七地答謂五識相應
地意識相應地有尋有伺地無尋唯伺地無尋無伺地
三摩呬多地非三摩呬多地有心地无心地聞所成地

思所成地修所成地聲聞地獨覺地菩薩地有餘依
地無餘依地及舉綱提目陳列大義　帝深愛焉遣
使向京取瑜伽論之至　帝自詳覧觀其詞義宏
遠非從來所聞歎謂侍臣曰朕觀佛經譬猶瞻
天望海莫測高深法師能於異域得是深法朕
比以軍國務殷不及委尋佛教而今觀之宗源
杳曠靡知涯際其儒道九流比之猶汀瀅之池方
濱渤耶而世云三教齊致此妄談也因勅所司簡秘
書省書手寫新翻經論為九本與雍洛兗相荊揚
涼益等九州展轉流通使率土之人同稟未聞之義
時司徒趙國公長孫無忌中書令褚遂良等奏曰
臣聞佛教沖玄天人莫測言本則甚深語門則難
入伏惟　陛下至道照明飛光是日揮霑遊東化
溢中邊權護五乘遠益三寶故得法師當世葉

而秀質間千載而挺生陟重阻以求經履危途
而訪道見珍殊俗具獲真文歸國翻宣若菴園之
始説精文奥義如金口之新聞皆是　陛下聖德
所感臣等愚瞽預此見聞若海波瀾舟航有寄又
天慈廣遠使布九州蠢蠢黔黎俱飡妙法臣等億
劫逢遇不勝幸甚　帝曰此是法師大悲願力又公
等宿福所逢非朕獨所致也　帝先許作新經序
機務繁劇未及措意至此法師重啓方為染翰少
頃而成名大唐三藏聖教序凡七百八十一字神筆自
寫勅貫衆經之首　帝居慶福殿百官侍衛命法師坐
使弘文館學士上官儀以所製序對群寮宣讀霞煥錦
舒極褒揚之致其詞曰蓋聞二儀有象顯覆載以含
生四時無形潛寒暑以化物是以窺天鑑地庸愚皆
識其端明陰洞陽賢哲罕窮其數然而天地苞乎

陰陽而易識者以其有像也陰陽處乎天地而難窮者以其無形也故知像顯可徵雖愚不惑形潛莫覩在智猶迷況乎佛道崇虛乘幽控寂弘濟萬品典御十方舉威靈而無上抑神力而無下大之則彌於宇宙細之則攝於毫釐無滅無生歷千劫而不古若隱若顯運百福而長今妙道凝玄遵之莫知其際法流湛寂挹之莫測其源故知蠢蠢凡愚區區庸鄙投其旨趣能無疑惑者哉然則大教之興基乎西土騰漢庭而皎夢照東域而流慈昔者分形分跡之時言未馳而成化當常現常之世人仰德而知遵及乎晦影歸真遷儀越世金容掩色不鏡三千之光麗像開圖空端四八之相於是微言廣被拯含類於三途遺訓遐宣導群生於十地然而真教難仰莫能一其旨歸曲學易遵邪正於焉紛糾所以空有之論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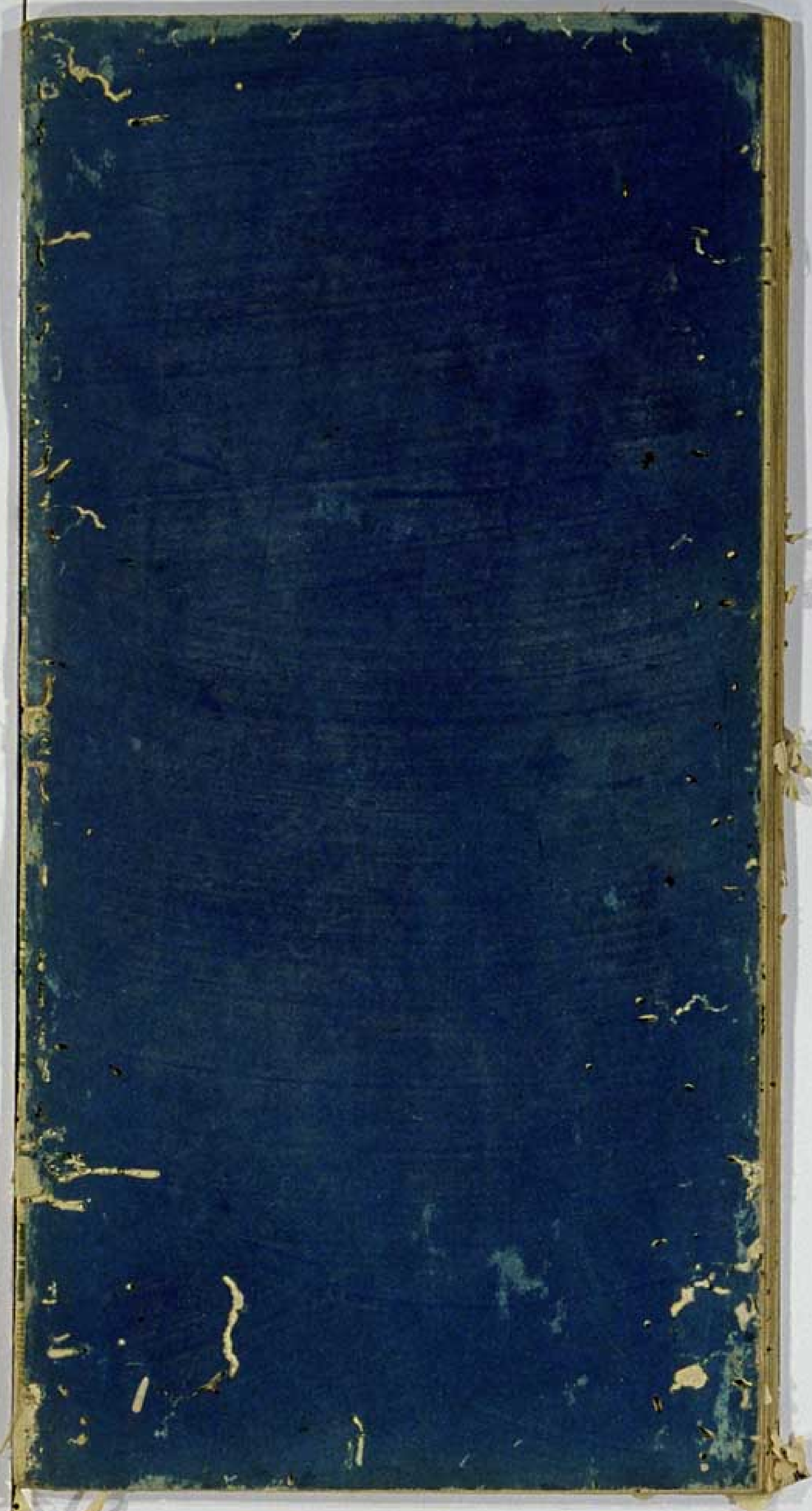
習俗而是非大小之乘乍沿時而隆替有玄奘法師
者法門之領袖也幼懐貞敏早悟三空之心長契神
情先苞四忍之行松風水月未足比其清華仙露明
珠詎能方其朗潤故以智通無累神測未形超六塵
而迥出隻千古而無對凝心内境悲正法之陵遲栖慮
玄門慨深文之訛謬思欲分條析理廣彼前聞截偽
續眞開茲後學是以翹心淨土往遊西域乘危遠邁
杖策孤征積雪晨飛途間失地驚砂夕起空外迷
天萬里山川撥煙霞而進影百重寒暑躡霜露而
前蹤誠重勞輕求深願達周遊西宇十有七年窮
歷道邦詢求正教雙林八水味道餐風鹿苑鷲峯
瞻奇仰異承至言於先聖受眞教於上賢探賾妙門
精窮奧業一乘五律之道馳驟於心田八藏三篋之文
波濤於口海爰自所歷之國總將三藏要文凡六百五十

七部譯布中夏宣揚勝業引慈雲於西極注法雨
於東垂聖教缺而復全蒼生罪而還福濕火宅之
乾焰共拔迷途朗愛水之昏波同臻彼岸是知惡
因業墜善以緣昇昇墜之端惟人所託譬夫桂生
高嶺雲露方得泫其華蓮出淥波飛塵不能汚
其葉非蓮性自潔而桂質本貞良由所附者高則
微物不能累所憑者淨則濁類不能沾夫以卉木
无知猶資善而成善況乎人倫有識不緣慶而成慶
方冀茲經流施將日月而无窮斯福遐敷与乾坤而永
大法師奉謝聖製表曰沙門玄奘言竊聞六爻探
賾局於生滅之場百物正名未涉真如之境猶且遠
徵羲冊覩奧不測其神遐想軒圖歷選並歸其美
伏惟皇帝陛下玉毫降質金輪御天廓先王之九
州掩百千之日月廣列代之區域納恒沙之法界遂使

義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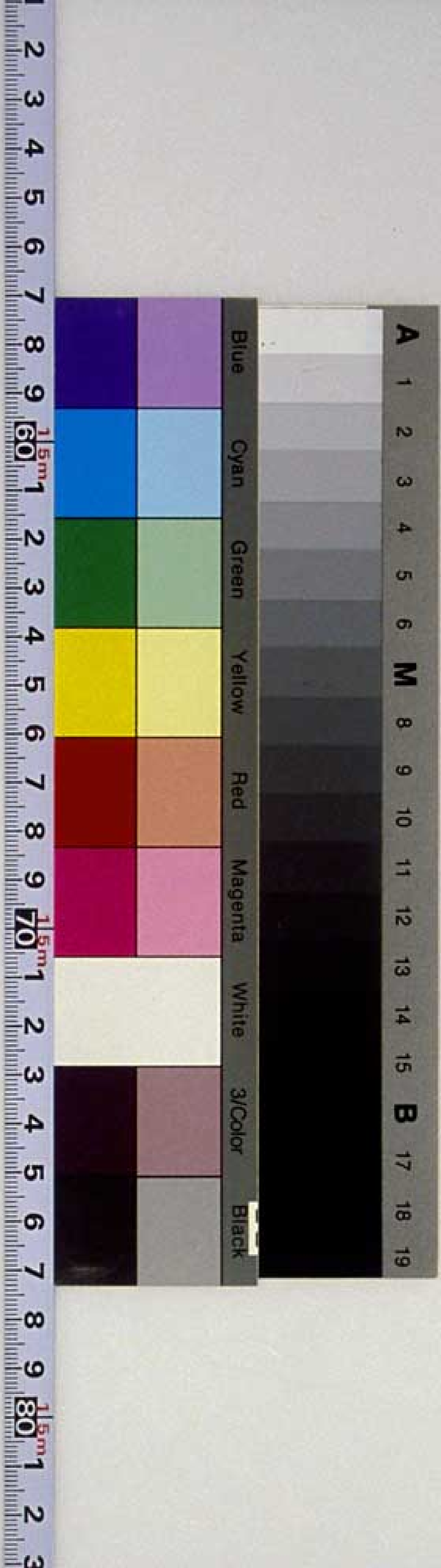
給園精舍並入提封貝葉靈文咸歸冊府玄奘往因
振錫聊謁崛山經途万里恃天威如咫步匪乘千葉
詣雙林如食頃搜揚三藏盡龍宮之所儲研究一乘
窮鷲嶺之遺旨並已載於白馬還獻紫宸尋蒙
下詔賜使翻譯玄奘識乖龍樹謬忝傳燈之榮才
異馬鳴深愧瀉瓶之敏所譯經論紕舛尤多遂荷天
恩留神構序文超象繫之表理括眾妙之門忽以微
生親承梵響踊躍歡喜如聞受記無任欣荷之極謹
奉表詣闕陳謝以聞帝省表後手敕書曰　朕才謝
珪璋言慚博達至於內典尤所未閑昨製序文深為
鄙拙唯恐穢翰墨於金簡標瓦礫於珠林忽得來書
謬承褒讚循躬省慮彌益厚顏善不足稱空勞
致謝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六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巻第

持宝院本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廿二年夏六月　皇太子製述聖記終永徽五年春二月法師荅書

廿二年夏六月　天皇大帝居春宮奉覩聖文又製述聖記其詞曰夫顯揚正教非智無以廣其文崇闡微言非賢莫能定其旨蓋真如聖教者諸法之玄宗衆經之軌躅也綜括宏遠奥旨遐深極空有之

精微體生滅之機要詞茂道曠尋之者不究其源
文顯義幽履之者莫測其際故知聖慈所被業無
善而不臻妙化所敷緣無惡而不剪開法網之綱紀弘六
度之正教拯群有之塗炭啓三藏之秘扃是以名無翼
而長飛道無根而永固道名流慶歷遂古而鎮常赴感
應身經塵劫而不朽晨鐘夕梵交二音於鷲峯慧
日法流轉雙輪於鹿苑排空寶蓋接翔雲而共飛
莊野春林與天華而合彩伏惟　皇帝陛下上玄資
福垂拱而治八荒德被黔黎斂衽而朝万國恩加朽
骨石室歸貝葉之文澤及昆蟲金匱流梵説之偈遂
使阿耨達水通神甸之八川耆闍崛山接嵩華之翠
竊以法性凝寂靡歸心而不通智地玄奧感懇誠而
遂顯豈謂重昏之夜燭慧炬之光火宅之朝降法雨
之澤於是百川異流同會於海万區分義總成乎實

擿

豈與湯武校其優劣堯舜比其聖德者哉玄奘法師
者夙懷聰令立志夷簡神清齠齔之年體拔浮華之
世凝情定室匿迹幽巖栖息三禪巡遊十地超六塵
之境獨步迦維會一乘之旨隨機化物以中華之無
質尋印度之真文遠涉恒河終期滿字頻登雪嶺更
獲半珠問道往還十有七載備通釋典利物為心以
貞觀十九年二月六日奉勅於弘福寺翻譯聖教要
文凡六百五十七部引大海之法流洗塵勞而不竭傳智
燈之長燄皎幽闇而恒明自非久植勝緣何以顯揚斯旨
所謂法性常住齊三光之明我皇福臻同二儀之固伏見
御製衆經論序照古騰今理含金石之聲文抱風雲
之潤治輙以輕塵足岳墜露添流略舉大綱以為斯記
法師進啓謝曰玄奘聞七耀摛光憑高天而散景九河灑
潤因厚地而通流是知相資之美處物斯在蓋法稱大

理在無惑伏惟　皇太子殿下發揮睿藻再述
天文讃美大乘莊嚴寶相珠迴玉轉霞爛錦舒将日
月而駢華與咸英而合韻去歳轄生多韋沐浴殊私
不任銘佩奉啓陳謝特降令旨法師書曰治素無才
學性不聰敏内外諸文殊未觀覧所作序記鄙拙尤
繁忽得來書褒揚讃述極躬自省慙悚交并勞師
等遠臻深以為愧　釋彦悰法師述曰自二聖序文出後
王公百辟法俗黎庶手舞足蹈歡詠成音内外揄揚
曾未浹辰而周六合慈雲再蔭慧日重明歸依之徒
波迴霧委所謂上之化下猶風之靡草其斯之謂乎
如来所以法付國王良為此也時弘福寺寺主圓定及
京城僧等請鐫二序文於金石藏之寺宇帝可之
後安僧懷仁等乃鳩集晉右軍将軍王羲之書勒於
碑石爲蔵辰皇太子以文德聖皇治畢并篤所慕歟

昊天追崇福業使中大夫守右庶子臣高季輔宣令
曰寡人不造咎譴所鍾年在未識慈顔弃背終身之
憂貫心滋甚風樹之切刻骨冥深每以龍忌在辰歳時
興感空懐陟屺之望益疚寒泉之心既而笙歌遂
遠瞻奉無違徒思昊天之報罔寄烏鳥之情竊以
覺道洪慈寔資冥福冀申誠慕是用歸依宜令所
司於京城内舊廢寺妙選一所奉為 文德聖皇后
即營僧寺寺成之日當別度僧仍令挾帶林泉務
盡形勝仰規忉利之果副此罔極之懐於是有司詳
擇勝地遂於宮城南晉昌里面曲池依淨覺故伽藍
而營建焉瞻星揆地像天闕倣給園窮班倕巧藝盡
衡霍良木文石梓桂櫲樟栟櫚充其材珠玉丹青赭堊
金翠備其飾而重樓複殿雲閣洞房凡十餘院總一千
八百九十七間牀褥器物備皆盈滿 文武聖皇帝

讀法師所進𦬇藏經義之日　勅　春宮作其經後
序其詞曰蓋聞羲皇至賾精粹止於龜文軒后通幽
雅奧窮於鳥篆考丹書而索隱殊昧實際之源徵
緣錯以研幾蓋非常樂之道猶且事光圖史振薰風
于八埏德洽生靈激清波于萬代伏惟　皇帝陛下轉輪
垂拱而化漸鷄園勝殿凝流而神交鷲嶺惣調御徽
猷匪文思之所窺縱波若於綸言豈繫像之能擬由
是教覃溟表咸傳八解之音訓浹寰中皆踐四禪之軌
遂使三千法界盡懐生而可封百億須弥入堤封而作鎮
足連德水迩帝里之滄池舍衛菴園接上林之茂苑
雖復法性空寂隨感必通真乘深妙無幽不闡所謂
大權御極導法流而靡窮能仁𢹂運拂劫石而无盡
體物具相不可思議枝葉前王爲可同年而語矣自
開闢地限流沙震旦未融靈文尚隱漢王情感夢通

於玄霄晉后魏誠降循多於白馬有同盡晉運回
海之涯取辟管窺章窮七曜之隩泊乎　皇靈遐暢
威加鐵圍之表至　聖叡明德被金對之際恒沙國土
普襲衣冠開解脫門踐眞實路龍宮梵説之偈必
華清臺梵叽貝葉之文咸歸冊府灑茲甘露普潤芽
茎乗此惠雲遍霑覉去豈非歸依之勝業聖政之靈
感者乎大并藏經者大覺義宗之要旨也佛備遺
以證无生并受持咸登不退六波羅蜜開鏈所資回无
量心根力斯備盡彼岸之津涉正覺之捷航者焉貞
觀中年申毒歸化越熱坂而頓翔跨賒度以輸賕交軌
既同道路无壅沙門玄奘振錫尋真出自玉關長驅
奈苑至于天竺力士生處訪獲此經歸而奏上降詔
翻譯於是畢功余以聞安之暇澄心妙法之寶奉述天
旨叙表讚揚式令有司綴于經卷首是　齋元情信

日隆平章法義福田功德无輟於口與法師无暫相離
勅加供給及時服臥具數令換易秋七月景申夜罷又
施法師納袈裟一領價直百金觀其作製都不知鍼線
出入所從帝庫內多有前代諸納咸无好者故自教後宮
造此將為福意營之數歲方成乘輿四巡恒將隨逐
十一年駕幸洛陽宮特簡州道恭法師常州慧宣法
師並有高行學該內外為朝野所稱帝召之既至并入坐
言訖特二僧各披一納是梁武帝施其先師相承共寶
既來謁 龍顏故取披服 帝嫌其不工取納令示仍
遣各賦詩以詠恭公詩曰福田資寫德聖種理能董
不持金作縷還用綵成文朱青自掩映翠綺相氤氳
獨有離離葉恒向稻畦分宣公詩末云如蒙一被服方
堪稱福田意並欲之帝並不與各施絹五十疋即此納也
儔其釋施豈常人所宜服用唯法師感德當之矣時

并賜法師剃刀一口法師表謝曰沙門玄奘伏奉勅
賜納袈裟一領剃刀一口殊命荐臻寵靈隆赫恭對
惶悸如履春氷玄奘幸遭邕穆之化早預息心之侶
三業无紀四恩靡答謬迴天睠濫叨雲澤忝辱之脤叙
合流霞智慧之刀銛逾切玉謹當衣以降煩惱之魔佩
以斷塵勞之網起餘識於彼岸懺雲蹤於昌葉衛思
屏勞超羨將濟淘心蹈精奕飛越不任悚荷之至
謹奉表謝聞塵黷聖鑒伏深戰慄　帝少勞兵事纂
暦之後又心存兆庶及遼東征罰櫛沐風霜旋旆
已來氣力頗不如平昔有憂生之慮既遇法師遂
留心八正棲遲五乘遂將加平復　帝因問曰欲樹功
德何最饒益法師對曰衆生寢惑非慧莫啓慧芽
抽殖法為其資弘法由人即度僧為最　帝甚歡秋
九月己卯詔曰昔隋季失馭天下分崩四海遷原

玭斮沸朕屬當戡亂殄蕿無鮮並化風霜寤於馬上
比加藥餌猶未痊除近日已來方就平復豈非福善所
感而致此休徵耶京城及天下諸州寺宜各度五人弘福
寺宜度五十人計海內寺三千七百一十六所計度僧尼一
萬八千六百餘人自此已前天下寺廟遭隋季凋殘緇
侶將絶蒙慈一度並成徒衆美哉君子所以重正言也
帝又問金剛般若經一切諸佛之所從生聞而不謗功踰
身命之施非恒沙珎寶所及加以理致言約故賢達君
子多愛受持未知先代所翻文義具不法師對曰此經
功德實如聖旨西方之人咸同愛敬今觀舊經亦微有
遺漏據梵本具云能斷金剛般若舊經直云金剛般
若爲欲明菩薩以分別爲煩惱而分別之惑堅類金剛唯
此經所詮無分別慧乃能除斷故曰能斷金剛般若故知
舊經失上二字又如下文三問闕一二頌闕一九喩闕三如是

等什法師所翻舍衛國也留支所翻婆伽婆者少可
帝曰師既有梵本可更委翻使衆生聞之具足然經本
貴理不必須飾文而乖義也故今新翻能斷金剛般若
委依梵本奏之帝甚悅冬十月車駕還京法師亦
從還先是 敕所司於北闕紫微殿西別營一所號弘
法院既到居之晝則 帝留談說夜乃還院翻經更譯
无性𦬇所釋攝大乘論十卷世親所釋攝大乘論十卷
緣起聖道經一卷百法明門論一卷戊申 皇太子又宣
令曰營慈恩寺漸向畢功輪奐將成僧徒尚闕伏奉
敕旨度三百僧別請五十大德同奉神居降臨行道
其新營道場宜名大慈恩寺別造翻經院虹梁藻井
丹青雲氣瓊礎銅沓金環華鋪並加殊麗令法師移
就翻譯仍綱維寺任法師既奉 令旨令充上座進
啟讓曰沙門玄奘啟伏奉 令旨以玄奘為慈恩寺上

虔恭開書命心靈靡措屏營累息增深戰悚玄奘
學藝無紀行業空疎敢懵弘宣方期光贊憑恃
皇靈窮遐訪道所獲經論奉 勅翻譯誠冀法流澍
潤克滋鄙祚聖教紹宣光華史冊玄奘昔冒危途
久嬰痾疹駑蹇力弊恐不幸葉孤負國恩有罰無
赦命知僧務更貽重譴魚鳥易性飛沈失路伏惟
皇太子殿下仁孝天縱愛敬自心感風樹之悲結寒泉之
痛式建伽藍將弘景福匡理法衆任在能人用非其器
必有顛仆伏願覽情遠鑒照弘法之福因慈造曲垂察
愚誠之忠款則法僧無悔咎魚鳥得飛沈之趣不
任誠懇之至謹奉啓陳情伏用慙惶追增悚悸十二月戊
辰又 勅太常卿江夏王道宗將九部樂萬年令宋行質
長安令裴方彥各率縣內音聲及諸寺幢帳並使務
極莊嚴己巳旦集安福門街迎像送僧入大慈恩寺至是

陳列於通衢其錦絲軒轞輿龍幢戲凡千五百餘乘
帳蓋三百餘事先是内出繡畫等像二百餘軀金
銀像兩軀金縷綫羅幡五百口宿於弘福寺并法師西
國所將經像佛舍利等爰自弘福引出安置於帳座
及諸車上處中而進又於像前兩邊各嚴大車車上竪
長竿懸幡幡後布師子神王等爲前引儀又莊寶車五
十乘坐諸大德次京城僧衆執持香花唄讚隨後次文武
百官各將侍衛部列陪從太常九部樂挾兩邊二縣音聲
繼其後而幢幡鍾鼓訇磕繽紛眩目浮空震耀都邑望
之極目不知其前後　皇太子遣率尉遲紹宗副率王文
訓領東宮兵千餘人充手力勑遣御史大夫李乾祐爲大
使与武候相知撿挍　帝將皇太子後宮等於安福門樓執
香爐目而送之甚悦衢路觀者數億萬人經像至寺門
勑趙公英公中書褚令執香爐引入安置殿内奏九部樂

破陣樂及諸戲於庭訖而還至中將欲度僧幸未皇太
子与仗衛出宿故宅後日旦從寺南列羽儀而來至門下
乘步入百寮陪從礼佛已引五十大德相見陳造寺所為
意發言嗚噎酸感旁人侍臣及僧無不歔欷觀蓋之
情亦今之霖也言訖升殿東閣令少詹事張行成宣恩
宥降京城見禁囚徒然後剎開觀齋及賜王公已下束
帛訖并令人下閣礼佛與妃等巡歷廊宇至法師房製五
言詩帖於戶曰停輿觀福殿遊目眺皇畿法輪含日轉花
蓋接雲飛翠烟香綺閣丹霞光寶衣幡虹遙合彩定水
迥分暉篇然登十地自得會三歸觀訖還宮是時緇素歡
欣更相慶慰莫不歌玄風重盛遺法再隆近古以來未曾
有也其日勅追法師還北闕廿三年夏四月駕幸翠微宮
皇太子及法師並陪從既至處分之外唯談玄論道問
因果報應及西域先聖遺芳故迹皆引經訓對帝深

信納數攘袂歎曰朕共師相逢晩不得廣興佛事
帝發京時雖少違和而神威睿慮無減平昔至五月己
巳崩加頭痛留法師宿宮中庚午　帝崩於含風殿
時秘不言還京發喪殯太極殿其日　皇太子即
皇帝位於梓宮之側踰年改元曰永徽萬方號慟如喪
考妣法師還慈恩寺自此之後專務翻譯無弃寸陰
毎日自立程課若晝日有事不充必兼夜以續之過
乙之後方乃停筆攝經已復禮佛行道至三更暫眠五更
復起讀誦梵本朱點次第擬明旦所翻毎日齋訖黄
昏二時講新經論及諸州聽學僧等恒來決疑請義
既知上座之任僧事復來諮量復有内使遣營功德前
後造一切經十部夾紵寶莊像二百餘軀亦令取法師
進止日夕已去寺内弟子百餘人咸請教誡盈廊溢廡
皆詶答處分無遺漏者雖衆務輻湊而神氣綽然無所

擁滞循與諸徳説西方聖賢立義諸部異端及少年在
此周遊講肆之事高論劇談竟无疲怠兼精敏強力
過人若斯復數有諸王卿相来過礼懺逢迎誘道並皆
發心莫不捨其驕華肅敬稱歎　二年春正月壬寅瀛州
刺史賈敦頤蒲州刺史李道裕穀州刺史杜正倫恒州
刺史蕭鋭因朝集在京公事之暇相命參法師請受
𦬇戒法師即授之并為廣説𦬇行法勧其事君盡忠
臨下慈愛群公歓喜辞去各捨浄財共脩書遣
使參法師謝聞戒法其書曰　竊聞身非欲食如来受
純陁之供法无所求浄名遂善徳之請皆為顕至理之常
恒示凡聖之无二又是因機以接物假相而弘道為之者表
名利者哉伏惟宿殖徳本非於三四五佛深達法相善
重法之誠受之者為行種之福豈曰心縁於彼此情滞於
識一十二部獨悟真宗遠尋聖迹遊鷲山之浄土浴恒水之

清流入深法界求善知識收至父於百代之後拂去留於
千載之前沫梁處品不皦不昧等施一切無先無後贖等
識藏二空葉論三東循蠶絲之自纏如井輪之不息雖復
順教生信隨緣悟解頂礼歸依受持四句隱身而爲宴坐
厭苦而求常樂而遠滯无明近舒至理未能悟佛性之
在身知境界之唯識心非无取義海有无不能即八
邪而入八正行非道而通達佛道譬海海而無涯循
面墻而靡見昨因華嚴遂得參奉曲蒙引接并
戒施以未曾有法發其无上道心一念破於无邊回心盡
於未來際菩提之種起自塵勞火中生蓮曷足爲喩始知
如來之性即是在間卅之際不殊生死行於般若更是不行
得彼并斷爲無得忽以小機頻聞大教頂受尋思无量歡
憙雖夫禮義備六法施爲優尊位有三師居其一弘慈
利物雖類日月之无私照懷是竊同葵藿之知感大士

聞法稍臨非所企及童子見佛奉土輒敢嚴發謹送佇
物表心具如別疏所願照其誠懇生其福田受茲微施隨
意所與使夫墜露添海將渤澥而俱深飛塵集嶽與須
弥而永固可久可大垂甚〻春寒尚重願動止休宜
謹遣白書諸无所具寶敷蹟等和南其為朝賢所慕如
是三年春三月法師欲於寺端門之陽造石浮圖安置西域
所將經像其意恐人代不常經本散失兼防火難浮圖
量高卅丈擬顯大國之崇基為釋迦之故迹將營築附
表聞奏勅使中書舍人李義府報法師云師所營塔功大
恐難卒成宜用塼造亦不願師辛苦今已　勅大内東宮
掖庭等七宮亡人衣物助師足得成辦於是用塼仍改
就西院其塔基面各一百卌尺倣西域制度不循此舊
式塔有五級并相輪露盤凡高一百八十尺層〻中心皆
有舍利或一千二千凡一萬餘粒上層以石為室南面有兩

碑載二聖三藏聖教序記其書即尚書右僕射河南公褚
遂良之筆也初基塔之日三藏自述誠願略曰玄奘自惟
薄祐生不遇佛復乘微善預聞像教儻生末法何所歸
依又慶少得出家目覩靈相幼知慕法耳屬遺筌聞
說并所從行思齊如不及聞說如來所證法印於是所以
歷尋師授博問先達詳究漢夢西感正教東傳道阻且
長味餘委悉故有專門競執多滯二常之宗黨同嫉異
致乖一味之旨遂令後學相顧靡識所歸是以面鷲山以
增哀慕常啼而假寐祈靈祐顯恃國威決志出一生
之域投身入万死之地往是聖迹之處備諸遺靈但有弘
法之人遍尋正說經一所悲見於所未見遇一字慶聞於
所未聞故以身命餘資譯寫遺闕既遂誠願言歸本朝
幸屬休明詔許翻譯先皇道跨金輪聲振玉鼓紹隆象
季允膺付屬又降發神衷親裁三藏之序今上春宮撰

遂復為述聖之記可謂重光合璧振彩聯華渙汗垂七耀之文鏗鏘韻九成之奏自東都白馬西明草堂傳譯之盛詎可同日而言者也但以生靈薄運共失所天惟恩三藏梵本零落忽諸二聖天文寂寥無紀所以敬崇此塔擬安梵本又樹豐碑鐫斯序記庶使巍峨永劫願千佛同觀氛氳聖迹與二儀齊固時三藏親負簣畚擔運甎石首尾二周功業斯畢

夏五月有中印度國摩訶菩提寺大德智光慧天等致書於法師光於大小乘及彼外書四韋陀五明論等莫不洞達即戒賢法師門人之上首五印度學者咸共宗焉慧天於小乘十八部該綜明練匠誘之德亦彼所推重法師遊西日常共切磋彼雖半教有功然未措心於方等為其執守偏見法師恒詆訶曲女城法集之時又深折挫彼亦媿伏自別之後欽佇弗忘乃使同寺沙門法長將書并齎讚頌及氎兩端揄揚之心甚厚其書曰微妙吉祥世尊

金對座所摩訶菩提寺諸多聞衆所共圍繞上座慧天致書
摩訶支那國於无量經律論妙盡精微木叉阿遮利耶敬
問无量少病少惱我慧天苾芻今造佛大神變讚頌及諸
經論比量智等今附苾芻法長將往此无量多聞老大
德阿遮利耶智光亦同前致問鄔波索迦日授稽首和南
今共寄白氎一雙示不空心路遠莫恠其少願領彼須經
論錄名附來當為抄送木叉阿遮利耶願知其為遠賢
所慕如此 五年春二月法長辭還又索報書法
師荅并信物其書同錄如後將付使人其詞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脩書中印度摩揭陁國三藏智
光法師座前自一辭違俄十餘載境域遐遠音徽莫
聞思戀之情每增延結彼苾芻法長至蒙問并承起
居康豫豁然目朗若覩尊顏踊躍之懷筆墨難述
節候漸暖不審信後何如又往年使還承正法藏大法

歸无常奉問摧剖不能忍烏呼可謂苦海舟沉天人眼
滅遷森之痛何斟速歟惟正法藏植慶曩晨樹功長劫
故得梃沖和之茂質標懿傑之宏才嗣德聖天繼耀龍
儘重燃智炬再立法幢撲矣火於邪山塞洪流於倒海
築疲徒於寳所示迷衆於大方蕩〻焉巍〻焉實法門之
棟幹也又如三車半滿之教異道斷常之書莫不韞綜肎
懐習錬心府交鑒萬而充暢理隱昧而必顯遂使内外歸
依爲弃慶之宗袖加以脩善誘曉夜不疲衢導自盈韵
而不竭玄幹昔回向道得預參策弁荷指誨雖日庸愚
頗承蓮依麻直及辞還本邑囑累尤深殷勤之言今猶在
耳方冀保安眉壽式賛玄風豈謂一朝奄歸萬古追惟
永往弥不可任伏惟法師夙稟雅訓早昇堂室攀戀之情
當難可處奈何奈何有爲法尓當可奈何顧自裁抑昔
我覺潛暉迦葉紹宣洪業商那遷化毱多闡其嘉猷今

法将帰真法師次任其事雅顯清詞妙辯若西海而恒流
福智莊嚴與五山而永久玄奘所将經論已翻瑜伽師地
論等大小卅餘部其倶舎順正理見譯未周今年必了
即日　大唐天子聖鑒萬福率土安寧以輪王之慈敷
法王之化所出經論並蒙神筆製序令所司抄寫國
内流行爰至隣邦亦倶遵習雖居像運之末而法教光
華邇之遐亦不異室羅筏誓多林之化也伏願照知又
前渡信度河失經一馱今録名如後有信請為附来并有
片物供養願垂納受路遠不得多莫嫌鮮薄玄奘和南又
答慧天法師書曰　大唐國苾芻玄奘謹致書摩訶菩
提寺三藏慧天法師足下乖別稍久企仰唯深音寄
不通莫慰傾結彼苾芻法長至辱書敬承休豫用增欣
悦又領白疊兩端讚頌一夾来意既厚寡德愧以无當
悚息〻〻節氣漸和不知信後體何如也想融心百家

之論栖慮九部之經遠示法幢引歸宗之客擊克勝鼓挫鋒腹之賓頡頏王侯之前抑揚英俊之上故多歡適也玄奘庸弊氣力已衰又加念德欽仁唯豊芳積昔曰遊方在彼遇矚光儀曲女城會又親交論當對諸王及百千徒衆定其深淺此立大乘之旨彼堅半教之宗往復之間詞氣不无高下務存正理靡護人情以此遂生嫌鑑羅廢後尋已谿盡今來使僧傳法師寄申謝悔何懐

肉之甚也法師學富詞清志堅操遠阿耨達水无以比其波瀾淨末尼珠不足方其皎潔後進儀表属在高人願弱良規闡揚正法至如理周言極无越大乘意恨法師未為深信所謂耽羊鹿弃彼白牛賞愛水精捨頗胝迦寶明ゝ大德何此惑之滯歟又坏器之身浮促難守宜早發大心莊嚴正見勿使臨終方致嗟悔今使還國蹔此代識并附片物蓋敬示酬未意求是盡其深心也

顛知前還日渡信度河失落經一馱今録名如別請為附來餘不能委述慈恩玄奘謹提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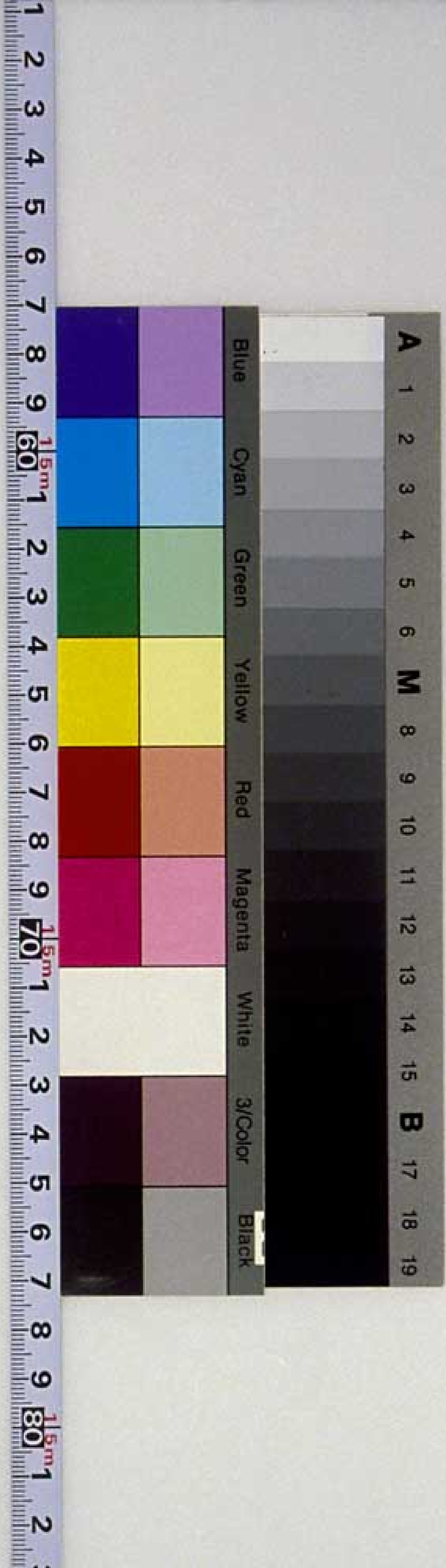
一交了



大慈恩寺三蔵法師伝巻苐八

持宝院[illegible]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沙門慧立本

起永徽六年夏五月譯理門論終顯慶元年春正

月百官謝示　御製寺碑文

六年夏五月庚午法師以正譯之餘又譯理門論又先於

弘福寺譯因明論此二論各一卷大明立破方軌現比量門

譯寮僧伍覺造文疏時譯経僧栖玄將其論示尚藥奉

御呂才才遂更張衢術指其長短作因明註解立破義

圖序曰盖聞一消一息範圍天地之儀大哉至哉變通
爻畫之紀理則未弘於方外事乃猶拘於域中推渾元而莫
知窮陰陽而不測豈聞象繫之表猶開八正之門形器之
先更弘二智之教者也故能運空化而雙照冥真俗而兩夷
泛六度於愛河駕三車於火宅是知法王法力超群生而自
在自覺覺人摧衆魔而獨悟葉蓮將啓乃雷震而電躍
紀緣斷極亦大滅而薪盡觀其應迹若有去來察此真常
本無生住但以弘濟之道有緣斯應天祚明德無遠不
臻是以葥篩疇昔神光聊見於曩時祥瑞有歸淨土咸
歎於茲日伏惟
皇唐之有天下也運金輪而臨四有握璿極而撫萬方輝
慧日於六天慈法雲於十地西越流沙遂荒妙樂之域東漸於
滄海奄有歡喜之都振聲教於無邊通東書於有頂遂使
百億須彌既咸頌於留袟三千法界亦共沐於

皇風故令四方佇慶改荒服於高衢千八書陁譯梵文於
秘府乃有三藏玄奘法師者所謂當今之能仁也聰慧
夙成該覽宏贍德業純粹律禁翹勤實三寶之棟梁四
衆之綱紀者也每以釋教東遷為日已久或恐邪正雜
揉水乳不分若不稽實相於加維驗真文於摩竭何
以成決定之藏為畢竟之宗者乎幸逢二儀交泰四
海無塵遂得拂衣玄漠振錫葱嶺不由味於蒟醬直
路夷通豈藉佩於桂蘅遙途近易於是窮河源於西域
涉恒水於東維採貝葉於鷲山窺金文於鶴樹所歷諸
國百有餘都所獲經論向七百部並傳以藩驛聿歸上
京因得面奉聖顏對揚宗極此因明論者即是三
藏所獲梵本之內之一部也理則包括於三乘事乃
牢籠於百法研機空有之際發揮內外之宗雖詞約
而理弘實文微而義顯學之者當生不能窺其奧游

之者數載未足測其源以其衆妙之門是以先事翻譯
其有神泰法師靖邁法師明覺法師等並以神機昭晰
志業兼該博習群經多所通悟皆蒙別　勅追赴法筵遂
得函丈請益執卷承旨三藏既善宣法要妙盡幽深
泰法師等是以各録所聞爲之義疏詮表既定方擬流
通無緣之徒多未聞見復有栖玄法師者乃是才之幼
山之舊也昔栖遁於嵩岳嘗枉步於山門既筮仕於上
京猶曲蟯於窮巷自蒙脩攝卅餘年切思之誠二難俱盡
然法師節操精潔戒行冰霜學既照達於一乘身乃拘
局於十誦才既覩其清苦時以開遮祈之但以内外不同
行已各異言戲之間是非鋒起師乃縱容謂才曰檀越雖
研味於六經探賾於百氏推陰陽之愆伏察律呂之忽
微又聞生平未見大玄　詔問須臾即解由來不窺象
戲試造旬日復成以此有限之心逢事即欲穿鑿但

以佛法玄妙量謂未與彼同雖復强學推尋恐非措
心之所何因今将内論翻閉見識者平法師後逢因明
剣行義趣幽隠是以先寫一通故将見遺仍附書云此論
極難深究玄妙比有聰明博識聽之多不能解今若復能
通之可謂内外俱悉矣其論既近至中夏才賔未之前
聞恥於被試不知為復强加披閲於是依極成而探深義
遇此量而求綴旨反覆再三禪識宗趣後復借得諸法師
業三家義疏更加究習然以諸法師等雖復席致泉當文
理會通既以執見叅差所説自相矛楯義既同稟三藏豈
合更開二門但由疊發蕭牆故容外侮闚測然佛以一音
演説亦許隨類各解何必獨闇白衣不為衆生之例才
以玄務之餘輙為斯注至於三法師等所説善者因而
成之其有疑者立而破之分為上中下巻号曰立破注解
其間墨書者即是論之本文其朱書注者以存師等

舊説其下畧書注者是才今之新撰用決師等前義
凡有卌餘條自鄙已下猶未具録至於文理隱伏稍難見
者仍畫為義圖共相比校仍更別撰一方丈大圖獨存才
之近注論既外無人解無處道聽途説若言生而知之固
非才之望也然以學無再請尚日傳燈聞一知十方稱
殆庶況乎生平不見率尒輙事含毫今既不由師資
注解能無紕紊竊聞雪山夜叉説生滅法丘井野獸歎未
曾有苟令所言合理尚得天仙歸敬才之所注庶幾於茲
法師等若能忘狐鬼之微陋思句味之可尊擇善而從
不簡真俗此則如來之道不墜於地弘之者衆何常之
有必以心未忘於人我義不察於是非才亦扣其兩端循擬
貽之三藏
秋七月己巳譯經沙門慧立聞而愍之因致書于左僕射
燕國于公論其利害曰立聞諸佛之立教也文言奧遠旨

義幽深等圓穹之廓寥賴滄波之浩汗談真如之性相
括十地而尚迷託小草之因緣蒙無生其猶昧況有縈
纏八邪之網沈淪四倒之流而欲窺究宗因辯覈同異
者無乃妄哉竊見大慈恩寺翻譯法師慧基早樹智力
夙成行潔珪璋操逾松杞遂能躬遊聖域詢稟嶶言
摠三藏於胸懷包四含於掌握嗣清徽於曩哲範遺
蹤當牢實季俗舟航儲緇林之龜鏡者也所翻聖教已
三百餘軸中有小論題曰因明詮論難之旨歸序析邪
之軌式雖未為玄門之要妙然亦非造次之所知也近聞尚
藥呂奉御以常人之資竊衆師之説造因明圖釋宗因
義不能精悟好起異端苟覓聲譽妄為穿鑿誹衆
德之正説任我慢之褊心媒衒公卿之前邀諠衢巷之
側顔厚靡倦神勞再歷炎涼情猶未已然奉御於
俗事廿閑遂謂真宗可了何異鼷鼠見釜竈之堪

陟乃言崐閬之非難姝蝥覩棘林之易羅亦謂扶桑之
可網不量涯分何殊此爲析又聞之大音希聲大辯若
訥所以淨名會理杜口毗城尼父德高恂恂鄉黨又叔度汪
汪之稱亢禮模楷之譽亦未聞誇覺自媒而獲搢紳之推
許也去並致書其事遂寢
冬十月丁酉太常博士柳宣聞其事寢乃作歸敬書偈以
檄譯經僧衆曰
稽首諸佛　願護神威　當陳誠請　同感尤譏
沈晦未悟　圓覺所歸　久淪愛染　舟檝攸希
異執乖竟　和合是依　去離取有　理絶過違
慢乖八正　戲入百非　取捨同轍　染淨混殽
簡金去礫　琢玉裨璉　能仁普鑒　激慮研幾
埶誠大道　孰敢毀誹　諤諤崇德　唯唯侵褒
惟願留聽　廣有發揮　堅聆悃愊　垂誨婆婆

歸敬曰昔能仁示現王宮假滅雙樹微言既暢至理亦和
刹土蒙攝受之恩懷生霑照藾之惠自佛樹西蔭覺歇
東臨漢魏寔爲濫觴符姚盛其風敎自是名僧間出賢達
連驅慧日長懸法輪恒馭開鑿之功始自騰顯弘闡之
力仍資什安別有單開遠適羅浮曇澄近現趙魏粗
言至甫末可箋陳莫不辯空有於一乘論苦集於四諦假
銓明有終未離於有爲息妄明道方契證於凝寂猶執
玄以求玄是玄非玄理因玄以妄玄々惑是玄義雖眞會幽
途事理絶於言象然攝生歸寂終藉筌蹄亦既立言是非
鋒起如彼戰爭干戈競發負者屛氣勝者先鳴故尚降
魔制諸外道自非辯才無畏答難有方則物蕃喧張我
等恥辱是故專心適道一意標持遠立法幢植法鼓
旗鼓既正則敵者殘摧法輪既轉能盛不伏若使望風
旗靡對難合膝而能闡弘三寶無有是處尚樂呂奉御

入空有之門馳正見之路聞持擬於昔賢洞微侔於往哲其
詞辯其義明其德貞其行著已沐八解之流又悟七覺之
分欽響成教若浄名之詣菴園聞道必求猶波崙之歸
無竭意在弘宣佛教立破因明之疏若其是也必須然其所
長如其非理合指其所短今現僧徒雲集並是採石他山
朝野俱聞呂君請益莫不側聽隨執皆望盪滌悼悔之
顏銷屛疑忿之聚有大史令李淳風者聞而進曰僕心懷
正路行屬歸依以實慧為大覺玄軀無為是調御法體然
晈日麗天寔助上玄運用賢僧闡法實裨天師妙道是所
信受是所安心俱不敢以黃葉為金山雞成鳳南郭濫吹
淄澠混流耳或有異議豈僕心哉豈僕心哉然鶴林已後
歲將二千正法既遍末法初踐玄理替而不穀覺道寖
將湮落玄奘法師頭陁法界遠達迦維目擊道樹金流
仍覩七處八會毗城鷲嶺身入彼邦婆羅寶階仍驗虛

實至如歷覽王舍檀特恒河如斯等華末易具言也加
之西域名僧莫不面論波若東國疑義悉皆質之彼師毗
尼之藏既奉持而不捨毗曇明義亦洞觀而為常蘊茹路
既得之於脩明稱多羅亦剖斷於疑滯法無大小莫不
韞之胸懷理無深淺悉能決之敏慮故三藏之名振旦
之所推定摩訶之菩乃羅衛之所共稱名實之際何可稍
道也呂君學識該博義理精通言行樞機是所詳悉至於
陁羅佛法稟自生知無礙辯才豪由伏習但以因明義
隱所說不同獨為各得其所共器敀有異包呂君既已執
情道俗企望指定秋霜已降側聽鍾鳴法雲既敷雷震希
發但龍象蹴蹋非驢所堪猶緇服壺奧白衣不踐既如
龍種杌說無垢穉疑則苾芻悉曇忽優婆能盡輒附
嶽志請不為煩若有滯疑望三藏裁決以所承稟傳示四
衆則匡道克昌覆障永絕紹隆三寶其在茲乎過此已往

非復所老弟子柳宣白

康子譯經僧明濬答柳博士宣以還述頌言其得失曰

於赫大聖　覺種圓明　無幽不察　如響酬聲
弗資延慶　孰悟歸誠　良道可作　寔引迷生
百川邪浪　一味吞并　物有取捨　正邪虧盈
八邪馳鶩　四句爭名　飾非濫是　析重為輕
敝日氷散　捘珠水清　顯元上德　體道居貞
縱加譽毀　未動遺榮　昂昂令哲　爵爵合情
俟諸達觀　定此權衡　聊申排排　用簡英英

還述曰項於深表頴矚歸敬之詞覽其文煥乎何得靡也詳其致識哉豈不幽歟悲夫愛海滔天邪山槩日封人我者顛墜其何已恃憍倍者沉淪而不窮故六十二見爭騖蕃而自處九十五道競覓狀伏以忘歸如來以本願大悲示緣俯應淌圓四智外顯六通運十力以伏天魔飛七辯

而摧外道竭茲愛海濟稟識於三空弥彼耶山駈一肖形於
八正指因示果反本還源大矣哉悲智妙用無得而言象
昔道樹登庸被聲教於百億鑒林寢迹振遺烈於三
千自佛日西傾餘光東照周感夜明之瑞漢通宵夢之徵
騰蘭藝慧炬於前澄什嗣傳燈於後其於譯經弘
法神異濟時高論降邪安禪肅物緝頹綱者棲武維
絶紐者清隨莫不襃夏欽風崇明翼化靡替可
略而詳惟今三藏法師藴靈秀出含章而體一味瓶瀉
以贍五乘悲去聖之逾遠慨來教之多闕緬思圓義許
道以身心口自誓形影相弔振衣警錫討本尋源出玉
關而遠遊指金河而一息誓擬梵宇探幽洞微旋化神
州楊真弥譯遺詮闡典大備茲辰方等圓宗弥廣前烈
所明勝義妙絶環中之中真性真空超踰方外之外以有
取世有取喪其真就無求之無衆喪其實拂二邊之

迹忘中道之相則累遣未易泊與深重空何以臻其極
要矣妙矣至哉大哉契之於心然後以之為法在心為
法形言為教法有自相共相教乃遮詮表詮棟旨沖宗
豈造次所能覼縷法師凝神役智詳本正末緝熙玄
籍大啓幽關秘希聲應和擊之大小廓義海納朝宗
之巨細於是殊方碩德異域高僧伏膺問道蓄疑請
益固以飲和滿腹莫測其淺深聆音駭聽孰知其遠
邇至於因明小道現比蓋微斯乃指初學之方隅舉立
論之標幟至若靈樞秘鍵妙本成功倫諸奧冊非此所
云也呂奉御以風神爽拔早擅多能器宇該通風鄣博物
弋獵開墳之典鉤深壞壁之書觸類而長窮諸數術
振風飈於韓圃播光華於翰林驤首雲中先鳴日下五
行資其筆削六位佇其高談一覽太玄應問便釋再
尋象戲立試即成實晉代茂先漢朝曼倩方之今蒙

如也既而翺翔群略綽有餘功研敬慕大乘夙孰成信
比因文生識尒忽復屬想因明不以師資穿鑿比
決諸疏指序求非諠議於朝欣於造次考其志也固已難
加數其知也誠為可惑此論以一卷成部五紙成卷研機三
疏向已一周舉非四十自無一是自既無是而能言是疏本無
非而能言非言非不非言是不是言是不是是而恒非言
非不非非非而恒是非非恒是不為是所是是是恒非不
為非所非以茲貽失致惑病諸且據生因了因執一體而立
二義能了所了對一名而惑二體又以宗依宗體宗依去體
以為宗俞體俞依去體宗依而為俞緣斯兩係妄起多
歎迷一趣成謬生七難但以鑽窮二論師已一心滯文句於上
下誤字音於平去復以數論為聲論舉生懷為滅壞豈
唯卷離合之宗曰蓋亦違倒順之前後又探鄙俚訛諂
以擬梵本囀音雖復廣援七種而當彼一囀然非彼七所

自乃是第八呼聲碎雜乖訛何從而至又案勝論立常極微數乃無窮體唯極小後漸和合生諸子微數則倍減於常微體又倍增於父母迄乎終已體遍大千究其所窮數唯是一呂公所引易繫詞云太極生兩儀〻〻生四象〻〻生八卦〻〻生万物云此與彼言異義同今案太極無形肇生有象元資一氣終成万物豈得以多生一而例一生多引類散顕博聞義乖複何所託設列大例生義似同若糅同於邪見深累如何自免豈得苟要時譽混正同邪非身之讎矣至於此凡所紕紊胡可勝言特由寡已致斯狼狽枉既不正枝葉自傾遂誤生疑隨疑設難無形直影其可得乎試擧二三冀詳大意深庶繁緒委悉如別尋吏呂公達鑒豈孟浪而至此哉亦顕真俗雲泥難易楚越因鄙佛教弘遠正法凝深辯洪鑪非掬雪所投渤澥豈膠舟能越也太史令李君者靈府沈秘襟期邈遠

専精九数綜渉玄文博孝墳圖瞻覩雲物斟衛宏之失
慶陋裨竈之末工神無滯用聖實斯在所雋呂公餘論復
致閒言以賓際為大覺玄樞無為是調御法體此乃信董狐
容有分證稟白然終不可攻良恐言似而意違詞近而旨遠
天師妙道奉以再斯且寢代（遠矣）天師崔君特庸共貽伊各夫復
何言雖謂不混於淄澠蓋已濫（白）金鍮耳惟玄邃宗寥廓學
彈墳素庇身以仁義應物以摳撒肅々焉汪々焉雍勁節
以干雲湊清瀾而鎮地騰芳文苑馳譽儒林楷摭九疇之
宗研詳二戴之說至於經礼三百曲礼三千莫不義符指掌
事如俯拾縛俎咸推其准的法度必得其雌黄遂令相鼠
之詩絶聞於野臭驪之詠盈耳於朝惟名與實盡善盡
美而誠敬之重稟自夙成弘護之心實惟素蓄屬斯讀
議同恥夜懷故能投刺合縢允光大義非夫才兼内外
照實郷幾莫能激揚清濁嗜俗匡眞者耶昔什公門下

聽道者三千今此會中同聽者如市貧道猥以庸陋叨
簉末筵雖慶朝聞終慙夕惕詳以造疏三德並是貫
達五乘牆仞罕窺詞峯難仰既属高手皷譟而霈澤
必霑詞雷迅發恐無暇掩耳僉議古人曰一枝可以嵗州何
繁乎鄧林潢洿足以沈鮮豈俟於滄海故不以愚懦忝
遍諫虛辭弗獲免粗陳梗槩雖文不足取而義或可觀
顧己庸踈弥增悚恧指述還答餘無所申辭明潘白
癸卯歲得書又激呂奉御因奏其事　勅遣羣公學士
等往慈恩請三藏與呂公對定詞屈謝而還焉顯慶元
年春正月景寅　皇太子忠自以非嫡不敢久處元良乃
慕太伯之規陳表累讓　大帝從之封忠為梁王賜物一
萬段甲第一區即以其月冊　代王弘為　皇太子
代子就大慈恩寺為　皇太子設五千僧齋人施布帛三段
勅遣朝臣行香時黃門侍郎薛元超中書侍郎李義府因

參法師遂問曰翻經固法門之美未審更有何事可以光揚
又不知古来翻譯儀式如何法師報曰法藏沖奥通演甚難
然則內闡住持由乎釋種外護建立屬在　帝王所以泛海
之舟能馳千里依松之葛遂竦萬尋附託勝緣方能廣益今
漢魏遙遠未可詳論且陳苻姚已来翻宣經論除僧之外
君臣贊助者苻堅時曇摩難提譯經黄門郎趙整執筆姚
興時鳩摩羅什譯經姚主及安城侯姚嵩執筆後魏菩提留
支譯經侍中崔光執筆及製經序齊梁周隋並皆如是
貞觀初波頗羅那譯經勅左僕射房玄齡趙郡王李孝恭
太子詹事杜正倫太府卿蕭璟等監閲詳緝今獨無此
又慈恩寺　聖上為文德　聖皇后營建壯麗輪奐古今
莫儔未得建碑傳芳示後顯揚之極莫過於此公等能
為致言則斯美可至二公許諾而去明日因朝遂為法師陳
奏天皇皆可之壬辰光祿大夫中書令兼檢校太子詹事

監脩國史固安縣開國公崔敦禮宣　勅曰大慈恩
寺僧玄奘所翻經論既翻譯文義須精宜令太子太傅
尚書左僕射燕國公于志寧中書令兼檢校吏部尚書南
陽縣開國男來濟禮部尚書高陽縣開國男許敬宗守
黃門侍郎兼檢校太子左庶子汾陰縣開國男薛元超守
中書侍郎兼檢校右庶子廣平縣開國男李義府中書
侍郎杜正倫等時為看閱有不穩便處即隨事潤色若
須學士任量追三兩人罷朝後勅遣內給事王君德來報
法師云師須官人助翻經者已處分于志寧等令往其
碑文朕望自作不知稱師意不且令相報法師既奉綸
旨允慰宿心當對使人悲喜不覺淚流襟袖翌日法師
自率徒眾等詣　朝堂奉表陳謝 表文失セリ 二月有尼寶乘
者　高祖神堯皇帝之婕妤隋襄州總管臨河公薛道
衡之女也德芬彤管美擅椒闈父既學業見稱女亦不

觀家訓妙通經史兼善文章　大帝幼時從其受學嗣
位之後以師傅舊恩封河東郡夫人禮敬甚重夫人情慕
出家　帝從其志為禁中別造鶴林寺而處之并建碑
述德又度侍者數十人並四事公給將進具戒至其月十日
勅迎法師并將大德九人各一侍者赴鶴林寺為河東郡夫
人薛尼受戒又　勅莊嚴寶車十乘音聲車十乘待於
景曜門內先將馬軌寺迎接入城門已方乃登車發引大德
居前音聲從後是時春之仲月景物妍華柳翠桃紅松
青霧碧錦軒紫蓋交映其間飄颻循給園之衆適王城
矣既到安置別館設壇席為寶乘等五十餘人受戒唯
法師一人為闍梨諸德為證而已三日方了受戒已復命
巧工吳智敏圖十師形留之供養其鶴林側先有德業寺
尼衆數百又奏請法師受菩薩戒於是復往德業事訖
辭還䞋施隆重　勅遣內給事王君德將手力執花蓋引

送衢路觀者擬生喜矣鶴林後改為隆國寺焉無變
御製碑文成　勅遣太尉公長孫無忌以碑宣示群公其
詞曰　朕聞乾坤縮搆之初品物權輿之始莫不載形后
土稽覆穹蒼然則二曜經天靡測盈虛之象四瀆紀
地豈究波瀾之擬況乎法門沖寂現生不滅之前聖教
牢籠亦有無形之外故以道光塵劫化洽含靈者矣緬
惟王宮發迹蓮披起步之花神沼騰光樹曲登枝之幹
演德音於鹿苑會大士於龍宮福已罪之群生與將滅
之人代能使下愚抱道骨悴寒林之野上哲欽風塊
沉雪山之偶茲流法雨清火宅而韓矣輪昇慧日晈重
昏而歸晝朕遊覽緗史詳觀道藝福崇永劫者其唯釋
教歟文德皇太后憑柯瓊樹疏流璿源德照塗山道光
嫣汭流芬股管軌懿則於八紘垂訓紫宮葯藏猷於萬古
遽而陰精掩月永戢貞輝坤維絶紐長淪莪疏撫遼鏡

而增感望陂㐌而何追尋佛由興歟於千鍾虞丘致
褭於三失眹之因極實有切於終身故載慷興胥劍慈
金地却背郊郟點千蔭之樹錦前臨終萬峙百伊
之峯蓮左面八川水映地而分鏡右隣九達羽飛蓋而
連雲析天府之奧區信上京之勝地尒其雕軒架迥綺
閣綾虛丹空曉烏燦日宮而汎叙素天祁兎鑒月殿
而澄爐薰經秋蘭蕤遲佩紫芳叢冬雉審占蕙丹
燈炷鱗花焰轉煙心之鶴幡標迥剎叙紫天外之姝飛
陛參差含文露而栖玉軒簾鈴卷綱靄宿而編珠霞班
伍岫之紅池漠沉煙之翠鳴珮与霄鍾含韻和風共晨
梵分音豈直香積天宮遠慙輪奐閬風仙闕遥愧雕
華而已哉有玄奘法師者寔真如之冠冕也器宇凝邃
吞清風之俞長松纏思鱗蘇如綺霞之輝迥漢騰今
照古之智燧自生知藴藉懷眞之撫發乎髫齔就

標一代邁生遠以照前迴秀千齡築澄什而光後以
為淳風替古澆俗移今悲臣夜之長昏痛蔽言之永
翳遂迺投迹異域廣殄秘教乘杯雲漢之外振錫煙霞
之表泊天臣海侵鶩浪而羈遊亘地巖霜純凄氣而備
逝平郊散緒衣單雪嶺之風曠野孤輪肥龤流沙之
日返征月路歎對宵而轡雙遠邁危峯欣臨朝而永徒
跡窮智境探賾至真心罄玄津研幾秘術通晉賢之
所承遠悟先典之派未聞遂得金條流續將新之教
寶偈西徒補已缺之文千時迺捲靈基栖心此地弘宣奧
旨慕重翠於祇林遠闢鷲闕波再清於定之水朕所以虔
誠八正肅志雙林虔延景福式資冥助奉 皇太后追
遠六度神遊丹闕之前儼息四洲魂昇紫極之境悲夫
玉燭易徒促四序於矣涼金箭難留馳六龍於晷漏惡波
逝樹在東瀛海於桑田地是勢非論高岸為幽谷於是

敬刊貞石式旌真境其銘曰

三光昭象萬品流形人途超忽時代虛盈淳風久謝澆俗
潛生愛波洶識業霧昏情倚歟調御迦維騰迹妙道
乖幽玄源控寂鷲岑返峙龍宮廣闢慧日韜光慈雲呫
液聽言聖教載想德音義崇往劫道冠來今騰神九域
晦迹雙林漢夢如在周星遽流悲纏遽鏡哀深棟宇濯
龍潛潤樹徽飈緒霜露朝侵風枝夕舉雲棟　駕億
武古乃興輪奐寔構飈華紫棟留月虹梁藻霞雲
窓散慕風沼飜花蓋佰風偃橋側虹斜爰有慧命英
器虛沖孤標千載獨步三空給園味道雪嶺飡風智燈
再朗真筌重崇四運流速六龍馳驚巨夜銷氛幽關啓
曙茂德垂範巖壓表譽勒美披文遐年永著

三月庚申羣公等奉　聖制表藏諭朝堂上表陳謝曰跪
發天華觀河宗之奇[illegible]寔開秘[illegible]聆雲英之韻曲

萬葉之鴻規籠千祀之殊觀想超慶林莫知所限竊以
慧日西照朗巨夜而開冥法流東徙洽陳葉而挺秀無
方之化不一應物之理同歸歷代迄茲咸崇斯典伏惟
陛下垂衣截海作鏡中區錫類之道弥光出要之津尤重
開給園於勝境延稱首以閑居地窮輪奐人標龍象重
茲濬發　沖旨爰製豐碑妙思難涯玄襟獨王義超繫
表躍邃環象等風霞真宗奎窺　天藻以掞雲之量
揣靈鼇之淺酪醉之情議倆驪之遐壽或歌且舞咸
誦在心循覽周遑不勝欣躍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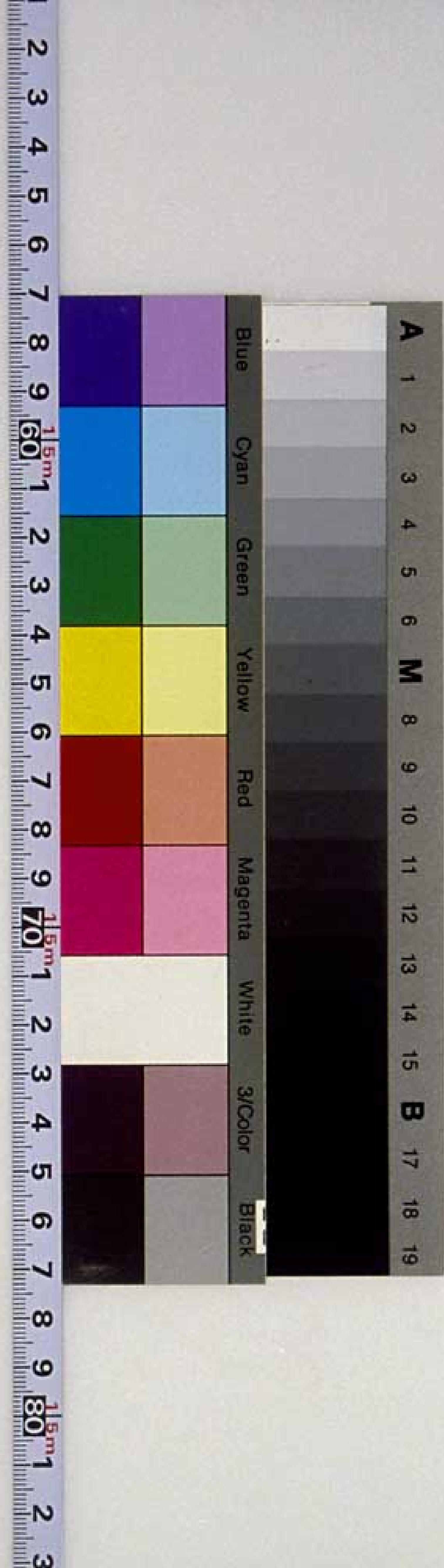
一六九



大慈恩寺三蔵法師伝巻第九

持宝院長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顯慶元年三月謝慈恩寺碑成終二年十一月法師謝勅問病表

顯慶元年春三月癸亥　御製大慈恩寺碑文訖時禮部尚書許敬宗遣使送碑文與法師鴻臚寺又有符下寺甲子法師率寺衆詣闕陳謝曰沙門玄奘言被鴻臚寺符伏奉　勅旨親紆　聖藻爲大慈恩寺

所製碑文已成睿澤傍臨宸詞曲照玄門益賁緇侶增
榮竊以厚地而懷軌負嶒穹而寮力玄奘聞造化之功既
播物而成教聖人之道亦因辭以見情然則畫卦垂文
空談於形器設爻分象未踰於寰域羲皇之德尚見稱
於前古姬后之風亦獨高於後代豈若開物成務闡八政
以摛章詮道立言證三明而導俗理窮天地之表情詠
日月之外斯其優劣爾為殊矣伏惟皇帝陛下金輪
在運玉曆乘時化溢四洲仁覃九有道包將聖功茂迺
神縱多能於生知資尋由於天至始悲盜鏡節劍柏提祇
樹勝幢更敷文律若乃天華類發睿藻波騰呑集海
而孕龍宮掩詞林而包鶴樹內詠八藏外覈五經奧而能
曲宏而且密固使給園遺迹託寶思而彌高柰苑餘芬
假瓊章而不昧豈直抑揚夢境昭晰迷塗諒以銘範四
天牢籠三界者矣玄奘言行無取猥預緇徒遂叨恩顧

每謂多羅重翻曲成之道欲逢像法之盛且踊且躍實用交
懷無任悚戴之誠謹詣朝堂奉表陳謝乚丹法師又惟主
上文明天縱聖而多能非直文麗魏君亦乃書遒漢主法
師以見碑是聖文其書亦望神筆曰詣闕請　皇帝
自書表曰沙門玄奘等言竊以應物垂象神用溥該隨時
設教聖功畢盡是知日月雙朗始極經天之運卉木俱秀
方窮麗地之德伏惟　皇帝陛下智周萬物仁霑三界既
隆景化復闡玄風鄙姬穆之好道空賞瑤池之詠蔑
漢明之崇法徒開白馬之祠遂乃俯降天文遠揚幽旨用
歟豈琥長垂茂則同六英之發音若五緯之稿曜敷至
懷而感俗弘大猷以匡時豈獨雅贊真如顯揚玄賾者也
雖王藻斯暢翠版將刊而銀鉤未書丹字猶韞然則夐
樂巳篆匪里曲之堪預能卿既晝何爝火之能明非夫牙
曠撫遽曦和聽駁焉得揚法鼓之大音稗慧日之神照

敢緣斯義畧用干祈伏乞成茲具美勒以神筆騰凌雲
之妙邁跡前王垂露之奇騰芳後聖金聲玉振昂悟群
迷鳳翥龍盤將開衆瞽豈止克隆像教懷生霑莫大
之恩實亦恭贊明時宗祐享無疆之福玄奘庸識愚淺
謬齒緇林本慙窺涉多虧律行猥辱 宸詢過蒙褒
美雖驚惕之甚措顏無地而悃懇之懃翹誠有日重敢
塵黷更懷冰火表奏不納景寅法師又請曰昨日蒙賚
天藻書載不勝末光神翰翹舟高擢竊以紫禁奇樹
必含笑而分芳瑤寶玉岑亦歸遲而貽綵伏惟 陛下提衡
執粹垂拱太寧睿思綺毫俯凝多藝鴻範光於涌洛草聖
茂於臨池玄奘肅荷前恩奉若華於金鏡冒希後澤佇桂
歎於銀鉤豈直合璧相循聯耀是佇亦恐非天翰無以懸
日月之文唯靈則可以攄希叙之軌馳魂遅首非所敢望
不勝積懇冒死陳請表奏 帝方運神筆法師既蒙帝許

不勝喜慶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伏奉勅旨許降宸筆臨
勒御製大慈恩寺碑文璽誥爰臻綸慈猥集祗荷
慙惕罔知攸措玄奘聞強弩在彀鼷鼠不足動
其機鴻鍾匿音纖莛無以發其響不謂日臨月照
遂迴景於空門雨潤雲蒸乃照感於玄寺是所願也
豈所圖焉伏惟　陛下履翼乘樞握裒纘運邁頊
孕夏呑殷演衆妙以陶時摠多能而景俗九域之內既
沐仁風四天之表亦霑玄化然則津梁之法非至聖無
以闡其源幽賛之工非至人何以敷其迹雖退遠所擬
自動天情而冥祐可祈即迴　宸睠爰詢曲被既超希
代之弥祕迹行用將踰絶價之寶凡在群品靡弗欣
戴然彼梵徒倍增慶躍夢鈞天之廣樂迄非奇得
輪王之髻珠疇茲豈貴庶當刊以貞石用樹福庭蠢彼
迷生方開耳目咸乎法炬傳諸未來使夫瞻寶字而

銀鉤發菩提於此日誦通文而探賾詺般若於斯域劫壊
窮芥昭昭之義恒存遷海環桑藹〻之風無朽玄奘出自凡
品夙慙行業既蒙落飾思闡玄猷往涉迦維本憑皇化遣 追
茲翻譯復奉朝猷而貞觀之際濫沐洪慈永徽以來更
叨殊遇　二主神筆猥賜褒揚雨朝　聖藻亟垂榮飾
顧循愚劣實懷兢懼輪轂之誠不忘昏曉但以恩深
巨壑豈滴水之能酬慈重嵩岳匪纖塵之可謝唯當憑
諸慧力運以無方資景福於園寢助隆基於晉不任悚
戴之至謹附内給事臣王君德奉表陳謝以聞輕犯威嚴伏
深戰慄夏四月八日　帝書碑并匠鐫訖將欲送寺法師慙
荷　聖慈不敢空然待送乃率慈恩徒衆及京城僧尼各
營幢蓋寶帳幡花共至芳林門迎　勅又遣太常九部樂
長安萬年二縣音聲共送幢最卑者上出雲霓幡播
經者猶羅漢凡三百餘事音聲車千餘乘至七日冥

集城西安福門街其夜雨八日猶不堪行勅遣且停候迎法
師入內至十日天景晴霽勅遣依前陳設十四日旦方乃
引幡幢幡等次第陳列從芳林門至慈恩寺卅里間爛然
盈滿帝登安福門樓望之甚悦京都士女觀者百餘萬
人至十五日度僧七人設二千僧齋陳九部樂等於佛殿
前日晩方散至十六日法師又與徒衆詣朝堂陳謝碑至
寺表曰沙門玄奘等言今月十四日欲奉勅旨送御書大
慈恩寺碑弁設九部樂供養彼光輝照先增惠炬之暉舜
海通波更足法流之廣豐碑巖峙天文景燭狀綵霞之
映靈山疑纏宿之臨仙嶠凡在緇素電激雲奔瞻奉驚躍
得未曾有竊以八卦垂文六爻發繫觀鳥制法泣麟敷典
聖人能事畢見於茲將以軌物垂範隨時立訓陶鑄生
靈栭揚風烈然則秦皇刻石獨昭美於封禪魏后刊碑徒
記功於大樹猶稱題目高視百王豈若親紆睿藻俯開

仰翰金巻發韻銀鉤詢迹探龍宮而禁三玄撒鳳篆而窮八體揚春波而馳思滞秋露以標奇弘一乘之妙理賛六度緇牘化惣三千之域聲騰百億之外柰菀巖言假天詞而更顯竹林閑士託神筆而弥尊固使梵志歸心截疑網而衽訓波句草廬偶邪山而徊道豈止塵門之士始梧迷方滞夢之賓行超岩際像教東漸年垂六百弘闡之盛未若於茲至如漢明通感尚資謀於傅毅吴主歸崇猶考疑於闞澤自敷已降無竺之稱者随縁化物獨推昭運為善必應克峻昌基若金輪之王神功不測同寶冠之帝徳祚方永玄蚌等絜吞　朝恩幸登玄肆屬慈雲重布法鼓再揚三明之化既隆八正之門長闢而顧非貞慤虚蒙獎導作曽莫而荷澤府深容以慚慙無任竦戴之誠謹詣闕陳謝以聞碑至有司於佛殿前東北角別造碑屋安其舍複栱重櫨雲楣綺棟金花下垂寶鐸上曜

仙掌露盤之一同霊塔薦善楷隷草行尤精飛白篆碑作

行書又用飛白勢作顕慶元年四字并窮神妙観者日數千

人文武三品已上表乞摸打許之自結縄息用文字代興二篆

形殊楷草勢異賖斜垂露雲氣偶波銘石章程八分行押古

今有短長不能兼美至如漢元稱善史書魏武工於草

行鍾繇閑於三體王仲妙於八分劉邵張弘發譽於飛白

伯英子玉流名於草聖唯中郎右軍稍兼衆美亦不能盡

也故儁文述見二王書曰二王自可稱能未是知書也若其

天鋒秀拔穎豎遒健談古賢之衆體盡先哲之多能為

豪翰之陽春文字之寛和者信歸之於我皇矣法師少因

聽習及往西方陟渉山雪巖遂得冷痛發即封心屢經

困苦數年已来憑藥防禦得定今夏五月因熱退涼遂動

舊疾幾將不濟道俗憂懼中書聞奏　勅遣供奉上醫

尚藥奉御蔣孝璋針醫上官琮專看所須藥皆令調

送北門使者日有數般遣伺氣候遣報消息乃至眠寢
處所皆遣内局上手安置其珍惜如是雖慈父之於一子所
不過也孝璋等給侍醫藥晝夜不離經五日方損内
外情安法師既荷聖恩翌日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
奘拙自營衛冷疾增動幾至綿篤殆辭 昭運天恩矜
閔降以良醫針藥纔加即蒙痊癒駐頹齡於欲盡反
營魄於將消重覩昌時復遵明導豈止膏肓永絶膝
理恒調而已顧循庸菲屬荷殊澤施厚命輕因知輪報惟
憑慧力庶酬冥祉玄奘猶自虚懐未堪詣闕陳謝无
任悚戴之至謹遣弟子大乘光奉表以聞 帝覽表遣
給事王君德慰問法師曰既初服藥後氣力固當虚劣請
法師善自補衛未宜即用心力法師又蒙聖問不勝喜懼之
至又表謝曰沙門玄奘言玄奘業累所嬰致招疾苦呼吸
之頃幾隔明時忽蒙皇帝皇后降慈悲之念垂性命之

憂、天使頻循有逾十數、神藥俯救、若遇一丸、歟沐鑿
慈已袪沉病、兼荷醫療、遂得痊除、豈期已逝之魂、見
招於上帝、將交之壽、重稟於洪爐、退省庸微、何以當此、
撫膺媿越、言不足宣、荷殊澤而詎勝、粉微軀而靡謝、方
冀罄茲礼誦、罄此身心、以答不貲之恩、少塞無窮之責、無
任感戴之極、謹附表謝聞、書懼無并、因知彼措、塵黷聽
覽、伏增惶悚、貞觀十一年有　勅曰、老子是朕祖宗、名
位稱号、宜在佛先、時普光寺大德法常、摠持寺大德普
應等數百人、於朝堂陳諍、未蒙改正、法師還國、來已頻
内奏、許有商量、未果而文帝昇遐、永徽六年、先有
勅、道士僧等犯罪、情難知者、可同俗法推勘、邊遠官人、
不閑勅意、事無大小、動行枷杖、虧辱為甚、法師每憂之、
因疾委頓、慮更不見　天顔、乃附人陳前二事、於國非便、
玄奘命垂旦夕、恐不獲後上、謹附啓聞、伏枕惶懼、勅遣

報云所陳之事聞之但佛道名位先朝處分事須平章
其同俗　勅即遣停廢師宜安意強進湯藥至二十
三日降　勅曰道教清虛釋典微妙庶物藉其津梁
三果之所遵脩比為法末人澆多違制律且權依俗法
以申懲誡冀在止惡非是以人輕法但出家人等具有
制條更別推科恐為勞擾前令道士女道士僧尼有
犯依俗法者宜停必有違犯宜依條制法師既荷茲聖
澤奉表詣闕陳謝　沙門玄奘言伏見　勅旨僧尼等
有過停依俗法之條還依舊格非分之澤忽委緇徒不
訾之恩復霑玄肆晞陽沐道實用光華跼地循躬唯
增震惕竊以法王既沒像化空傳崇紹之規寄諸明
后伏惟　皇帝陛下寶圖御極金輪乘正睠茲釋教
載懷宣闡以為落飾玄門外異流俗雖情牽五濁律
行多虧而體被三衣福田斯在削玄條之密網布以寬

仁信金口之真詮允茲廻向斷國天祇戴恍懼之以休

徴豈止梵侶懐恩加之以貞確若有背茲寛貸自貽伊

咎則違大師之嚴旨虧聖主之深慈凡在明靈自宜謹

諦豈待平反之律右科奸妄之罪玄奘肅昧猥忝法流

毎忝鴻恩已懐慙惕重祗殊奬彌復兢惶但以近嬰疾

疹不獲隨例詣闕無任竦戴之誠謹遣弟子大乘光

奉表陳謝以聞自是僧徒得安禪誦矣法師悲喜交集

不覺淩霧衿袖不勝抃躍之至又重進表謝曰沙門玄奘

言伏奉見　恩勅除僧等依俗法推勘條者戴之誠莫

知淮蘇竊尋正法隆替隨君上所抑揚彝倫薄厚繫玄

風以興敎自聖運在璿明皇執樸凱崇道藝區別玄儒

開不二之鍵廣唯一之轍寫龍宮於蓮閣接鷲壤於神

畿俾夫鍾梵之聲洋溢區宇福善之業濯沐黎萌寔法

門之嘉會聿玄之章甚須為僧徒不勉論駁亦不致

使內勸佛教外從王法一人獲罪舉衆蒙塵遂觸天威令
依俗法所期清肅志在慈誠僧等震懼夙夜慚惶而聖
鑒天臨仁澤昭被篤深期於玄妙掩纖垢於含弘爰降殊
恩釋茲嚴罰非其人之足惜顧斯法之可尊遂令入網之
魚復游江漢觸籠之鳥還颺杳冥法水混而更清福
田鹵而還浚僧等各深荷戴人知自勉庶當勵精去惡以
副　天心專精禮念用答鴻造伏願　皇帝皇后以紹隆
之功永凝百福乘慈悲之業端拱萬春　宸城締祥維
城具美不勝舞躍感荷之至謹重附表陳謝以聞輕黷
冕旒伏增惶恐　帝覽表知法師病愈遣使迎法師入
安置於凝陰院之西閣供養仍被翻譯或經二旬三旬
乃一出冬十月中宮在難歸依三寶請垂加祐法師
啓曰　聖體必安和无苦然所懷者是男平安之後願
聽出家當蒙　勅許其月一日皇后施法師納袈裟一

并雜物等數十件法師啓謝曰沙門玄奘啓蒙賚
納并雜物等捧對驚魂不知比喻且金縷上服傳
自先賢或無價衣聞諸聖典未有窮神盡妙目擊
當如今之賜者也觀其絢綵濃淡敍君不能逾其巧
製縫婉密離婁無以窺其際便覺煙霞入室蘭蕙在
身旋俯自瞻頓增榮價昔道安言稱秦代未遇此恩
支遁稱禮晉朝罕聞斯澤唯玄奘庸薄獨竊洪私顧
寵循躬彌深戰汗伏願皇帝皇后留馨多之子孫享無
疆之福祚長臨玉鏡永御寶圖覆育群生與天無極
不任懃佩之至謹啓謝聞施重詞輕不能宣盡五日申
後忽有一赤雀飛來止於御帳玄奘不勝喜慶陳表賀
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白鳩彰瑞表殷帝之興赤雀
呈祥示周王之盛是知穹昊降祥以明人事其來久矣
玄奘今日申後首前於顯慶殿庭帷內見有一雀背

羽儀丹腹足咸亦從南飛来入帳止於御座徘徊踊躍
貌甚從緒見是異禽乃謂之曰皇后在孕未遂分誕
玄奘深憂懼顧乞平安若如所祈為陳善相雀乃廻
旋蹀足示平安之儀了然解人意玄奘深心歡喜舉手
斂之又徐徐相向乃至遥之不懼極之不驚左右之人
咸悉共見玄奘因為受三歸報其雅意未及執捉且
從其徘徊遂復飛去伏惟　皇帝皇后德通神明恩加
兆庶禮和樂洽仁深義遠故使羽族呈祥神禽効質顯
子孫之盛歎八百之隆既為曩代之休符亦是當今之
靈既玄奘輕生有幸肇屬嘉祥喜祚之深不敢緘默
略疏梗槩謹以奏聞若其羽翼之威儀陽精之淳偉歷
代之稽古出見之方表所不知也謹言表進已項聞有
勅令使報法師　皇后分難已訖瑞応奇特神光滿院
自庭燭天朕歡喜無已内外舞躍必不違所許願法師護

念号為佛光王法師進表賀曰沙門玄奘言竊聞至道攸
敷啓天人於載弄深期所感誕玄聖於克岐伏惟 皇帝
皇后情鏡三空化孚九有故能闡垂流於二諦却走馬於
一乘蘭殿初歡爰發俱胝之願珽柯在孕便結踰城之
徴俾夫十号降靈弘茲攝受百神翼善肅此宮闈所以
災厲克清安和載誕七花儼以承歩九龍低而灑貿玄
門佇迹道樹虛陰雖昔之履豪呈祥絣秀表異皐堤以
方斯感既近此芙歎辜生詠歌喜 皇階之綱裕緇林踴
銳欣紺馬之來遊伏願無替前恩特令法服靡局常慈迴
擇良日帝子之崇出處斯在法王之任高尚弥隆加以功德
無邊津梁載遠儻 聖凖無拼弘攝不移竊謂彈四海之資
不足比斯檀行傾十地之葉無以譬此福基當願 皇帝
皇后百福凝華齊麵北極萬春表壽等固南山磬娛樂
摠遐齡踐薩云於遐劫儲君允茂纓鉊 帝猷寵蕃

惟宜胡高王室繈褓英徹休祐日繁標峻節於本枝嗣芳
塵於草座玄奘濫偶丕運叨歡禁門實匪德昇寵緣恩
積兼屬國慶惟始淨業開基踴躍之懷塵黔無限不勝
喜賀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威嚴伏增戰越　佛光王生
滿三日法師又進表曰沙門玄奘言奘聞易嘉日新之
義詩美無疆子孫所以周祚過期漢曆遐緬應斯道也又
聞龍門洄激資源長而流遠桂樹叢生籍根深而芳藹
伏惟　皇帝累聖相承重規疊矩積植仁義浸潤黎元
其來久也由是二后光膺大寶為子孫基可謂根深源長
矣遠　陛下受圖功業逾盛還淳反素邁三五之蹤製禮
作樂逸殷周之軌不恃黃屋為貴以濟拯庶為心未明求
衣日昃忘食一人端拱萬里廓清雖成康之隆未至於此
是故卿雲紛郁江海無波日域遵風龍鄉沐化盪盪乎
巍巍乎難得而備言矣既而道格穹蒼明神降福令

月嘉晨　皇子載誕天枝廣茂瓊萼增敷垂玉懐生莫
不慶頼在於玄蚌特百恒情豈直嘉　聖后之平安實
亦欣如來之有嗣伏願不違前勅即聽出家移人王之徹
為法王之子披着法服剃去法名授以三歸列於僧數紹
隆像化闡播玄風再秀禪林重暉覺苑退除眼之殘
跡踐月蓋之高蹤斷二種纏成無等覺色身嚴妙辭
彼山王皺絅莊嚴邊於日月然後蔭慈雲於大千之境
揚惠炬於百億之州振法鼓而挫天魔靡勝幡而摧外
道檮沉流於倒海樸燎火於邪山竭煩惱之深河碎無
明之巨嶽為天人師作調御士唯願先廟先靈籍孫祉
而升彼岸　皇帝皇后因子福而享萬春永握靈圖常
臨九域子能如此方名大孝始曰榮親所以釋迦弃國而
務菩提蓋為此也豈得以東平環々之善陳思肅々之
才茲日而論優劣同年而議深淺矣謹即嚴衣捧鉢以

衜或

望善来之賓拂座清蓮用舒踰城之駕不勝慶懸翹
願之至謹奉表以聞輕觸宸威追深戦越當即受三歸
服袈裟雖保傅養育所居常近法師十二月五日滿月
勅為佛光王度七人仍請法師為王剃髮法師進表謝曰
沙門玄奘言昨奉　恩旨令玄奘為佛光王剃髮并勅
度七人所剃之髮則王之煩惱落也所度之僧則王之侍
衛具也是用震動波旬之殿踊躍淨居之懐弘願既宣
景福弥盛豈謂膚賤之年得効伎於天膚厄靡之文家
入道於嘉會上下欣抃悲喜交集竊尋覆護之重在
褓所先解脫之日落髮為始伏惟　皇帝皇后道凝象
外福洽寰中所以光啓妙門垂循德本所願　皇陛納
祐王宸延和臨百億與下果千万歲寄佛光高享乳哺
惟宜善神衛質諸佛摩頂增華　睿哲之姿允穆紹
隆之寄漸度之俗荷澤既深亦當翹勤道業專精

叢行冗劄如綸佇叢敢冀不勝感荷之至謹奉表以聞
其日法師又重慶佛光王滿月并進法服等表曰沙門
玄奘言竊聞搏風迅羽累日而沖空寫月明璣逾旬而
就滿是知稟靈物表高翔天中者固已後發其殊惟
雜廁義者奚惟佛光王資上善以締祥蘭中和而育德
自嶷園降誕天祠動瞻睿氣清衿寢興納祐玉顏秀
表晨夕增華自非皇帝皇后慧日在躬法流灑潤寄紹
隆於髫齓石啓落髮於天人其孰能福此褓衣安慈乳哺無
災無害克岐克嶷者哉今覩昭初環滿月之姿盛矣冀
枝再長如蓮之目蒨芳所以紫殿慰懷黔首胥悅七衆
歸怙四門佇鑒豈唯日索後言鶴駢侍馭而已玄奘幸
兼恩寵許垂蔭庇師弟之望非所庶幾同梵覺之情實
切懷杞輒敢進金字般若心經一卷并函報恩經變一部
一袈裟法服一具香爐寶子香案澡瓶經架數珠錫杖

澡豆搕各一以充道具以表誠歎所冀簉載弄於半擇代
辟邪於蓮衆俾夫善神見而踊躍弘誓因以堅固輕用干
奉寘深悚惕伏願　皇帝皇后尊邁拱辰明兼合耀
結觀心於比屋享延齡於萬春少海澄耀掩丕釗而取
儁乃寵蕃根義惆尚平以載馳所願佛光王千佛摩頂
百福凝軀德音日茂曾規丕相不勝感荷奉表以聞
三年春二月駕幸洛陽宮法師亦陪從并翻經僧五人
弟子各一人事事公給佛光王駕前而發法師與王子同
去餘僧居後既到安置積翠宮　夏四月車駕避暑於
明德宮法師又亦陪從安置飛花殿其宮南椄泉
澗北跨洛濱則隋之顯仁宮也五月勅法師還於積
翠宮翻譯法師既奉　帝旨進表辭曰沙門玄奘言伏
蒙　恩旨許令積翠宮翻經仰佩優渥誠深喜戴伏
念違離旋轉惆[illegible]然玄奘[illegible]切歲數府道謝德科而久忝

榮章鎮荷曽覆循涯知懼臨谿匪遑伏惟　皇帝皇后聖
拓含弘仁慈亭育故使萬類取足一物獲安而迩陵蘭
除聽揚鑾而悲結甫瞻茨嶺想多穎而欣然伏願玉亭
迩和仙桃薦壽邁耳泉之清暑等瑶池之佳遊所冀濕
樹迩秋涼飂造夏條歸軒於碕陌儀蹤鍚於惟林稱
慶萬春耳從九遊不勝感戀之極謹附表奉辭以聞
慧越在顔氷大吏惠法師在京之日先翻發智論卅
卷及大毗婆沙未了至是有勅報法師曰其所欲翻
經論無者先翻有者在後法師進表曰竊聞覓俟康俗
咸競前脩述作窮神必歸睿后皇帝造物玄猷遠暢
掩王城於侯甸光貝葉於洲陵傍啓譚寮降綃鴻扄
騰昭千古流耀萬葉陛下纂乘丕業光敷遠韻神
用日新賞鑒無怠玄奘濫沐天造肅承明詔每撫膺
躬揆深懐惶惧去月日奉勅所翻經論在此無者宜先翻

舊有在後翻但發智毗婆沙論有二百卷此土先唯有半
但有百餘卷而文多舛雜令更整頓翻之去秋以來已翻
得七十餘卷尚有百卅卷未翻此論於學者甚要望聽翻
了餘經論有詳略不同及尤舛誤者亦望隨翻以副聖
述帝許爲法師少離京洛日茲扈從暫得還鄉遊
覽舊𡋯問訪親故淪喪將盡唯有姊一人適瀛州張氏
遣迎相見悲喜問姊父母墳隴所在躬自掃謁爲歲久
荒頹乃更詳勝地欲具棺槨而改葬雖有此心未敢
專志法師乃進表請曰沙門玄奘言奘不天夙鍾荼
蓼兼復時逢隋亂殯掩倉卒日月不居已經卌餘載
墳壟頹毀殆將淪滅追惟平昔情不自寧謹與老姊二
人收捧遺柩去彼狹陋改葬西原用答昊天微申罔極昨
日蒙 勅放玄奘出三兩日檢校但玄奘更無兄弟唯老姊
一人今卜遠有期用此月廿一日安厝令觀葬事尚寬洛未

韓所賜三兩日恐不周遍望乞天恩聽玄奘葬事了還
又婆羅門上客今相隨逐過為率略恐將嗤笑不任纒
迫憂懼之至謹附表以聞伏乞天覆雲迴曲憐孤請帝
覧表允其所請仍勅所司其法師營葬所須並宜公
給法師既荷殊澤又進啓謝曰沙門玄奘啓玄奘殃深疊
積降罸明靈不能殞亡偷存今日但灰律驟改盈歔匪居
攅龍淪穨草棘荒蕪思易宅兆亟歴歳年直為遠
隔關山不能界遂輦因陪隨鑾駕得届故郷既會宿
心成茲改厝陳設所須復蒙皇帝皇后曲降天慈賜遣營
佑不謂日月之光在凡礫而猶照雲雨之澤雖蓬艾而必
霑感戴屏營喜懼兼集不任存亡銜佩之至謹附啓謝
聞事重人微不能盡法師既蒙勅許遂改葬爲其營送
威儀無非公家資給特洛下道俗赴者万餘人後魏孝文
皇帝自代徙都洛陽於少室山北造少林 御藍曰地勢之

高卑有上方下方之稱、都十二院、東據嵩嶽、南面少峯、
北依高嶺、兼帶三川、聳石嶮巖、飛泉縈映、松蘿共筠
簹交葛、桂柏与杞梓蕭森、壯麗清虛、寶城中之徒、脩其
西臺、寂為秀麗、即菩提流支譯經處、又是跋陁禪師宴
坐之所、見有遺身之塔、大業之末、群賊以火焚之、不然、遠
近稱異、寺西北嶺下、緱氏縣之東南、鳳凰谷陳村亦名陳
堡、即法師之生地也、秋九月廿日法師請入少林寺翻譯表
曰、沙門玄奘言、玄奘聞菩提路遠、趣之者必假資糧、生死
河深、渡之者須憑船筏、資糧者、三學三智之妙行、非宿舂
之類也、船筏者、八忍八觀之淨業、非方舟之徒也、是以諸佛
具而外彼岸、凡夫闕而沉生死、由是漂淪三界、俱漂七漏
之河、沽々四生、咸溺十纏之浪、莫不波轉煙迴、迷意醉窮
劫石而靡息、盡芥城而弥固、曾不知駕三車而出火宅、乘
八正而適寶坊、實可悲哉、豈直秋之為氣、良增難矣、

嘗惟孔父之情所以未嘗不臨食輟飡當寐而驚者
也玄奘毎惟此身衆縁假合念〻無常雖岸樹井藤
不足以傳危脆乾城水沫無以譬其不堅所以朝夕是期
無望長久而歳月如流六十之年颯焉已至念茲遄速則
生涯可知加復少日求法尋訪師友自邦他國無處不經
途路遐遙身力疲竭頃年已來更增衰弱顧陰視景
能復幾何既資糧未充前途漸促無日不以此傷嗟
筆墨陳之不能盡也然輒生少希冀逢明聖蒙先
朝不次之澤荷陛下非分之恩沐浴隆慈歳月久矣
至於增名益價發響騰聲無翼而飛坐陵霄漢
受四事之供超倫輩之華求之古人所未有也玄奘
何德何功以至於此皆是天波廣潤日月曲臨遂
使燕石爲珍駑駘取貴撫躬內省唯深慙恧且害
益惡滿前哲之雅旨每欲知足亦諸佛之誠言玄奘

自揆藝業空虛名行無取天慈聖澤施宜久冒望
乞骸骨畢命山林礼誦經行以答提獎又蒙陛下以
輪王之尊布法王之化西域所得經本並令翻譯玄奘
猥承人乏濫當斯任既奉天旨夙夜匪寧今已翻出
六百餘卷皆三藏四含之宗要大小二乘之樞軸凡聖
行位之林藪八万法門之海澤西域稱詠以爲鎮國鎮
方之典所須文義無敝不得繇循撢求鄧林蘭求小大
秋弥海浦任取於國學者之宗斯爲懸歸玄奘用此
奉報國恩誠不能盡雖然亦冀萬分之一也但斷伏煩惱
必定慧相資如車二輪闕一不可至如研味經論慧學
也依林宴坐定學也玄奘少來頗得專精教義唯於四
禪九定未暇安心今願託慮禪門澄心定水制情猿之逸
躁縶意馬之奔馳若不斂迹山中不可成就竊承此
嵩高少室嶺嶂重疊峯澗多奇含孕風雲苞蘊

仁智兼藥豊茂蘿蘚濤瀝寰海内之名山城中之神
岳其間複有少林伽藍閑居寺等皆跨枕澗谿帶
林泉佛事尊嚴房宇閑邃即後魏三藏菩提留
支譯經之處也實可依歸以從禪觀又兩諫朝士高解
歸海嶠棲巢許佁人猶知栖眞蘊素況玄悟出家為法翻
滞關中清風激人念之增媿者也伏惟　陛下明諭七
曜照極九能状乳流此愚誠特垂聽許使得絶嚻塵於
巢傍巻數頭於人間隱麋鹿之群隨鳥鵲之居藏身岸
石之上庇歇一樹之蔭守察心猿觀法實相令四魔九
結之賊無所穿窬五忍十行之心相從引發作菩提之由
漸為彼岸之良因外不累於皇風内有增於行業以此送
終天之恩也儻蒙矜許則廬山慧遠雅操厤追剡岫道
林清徽望續仍冀禪觀之餘時間翻譯無任樂願之
至謹詣闕奉表以聞輕觸震嚴追深戰越　帝覧表不

許其月廿一日神筆白轂書曰省表知欲晦跡巖泉追
琳遠而架往託慧禪齊軌澄什以標令作揭風徽寔所
欽尚　朕業虛學寡靡究高深处以淺識薄聞未見
其可法師津梁三界級引四生智炬心燈定激意水非
情塵之所翳豈識浪之能驚道德可居何必太華巖
巖空齊可舍豈獨少室重蘊幸戢來言勿復陳請則
汾朔大隱不獨貴於昔賢見聞弘益更可務於明代勅
遂令斷表不敢更言法師旣奉　勅書進啓謝曰沙門
玄岊言使人李君信至垂賜手　詔銀鉤麗於丹字
睿藻鬱彼河圖磊落帶峯岳之形郁潤梔風雲之氣
不謂白藏之暮更覩春葩之文身居伊洛之間忽矚
崐荊之寶捧對歡欣手舞足蹈昔季重蒙魏君之札
唯叙睽離惠遠辱晉帝之書纔令給米未覩詞垂空
齊可舍之旨誨示大曆朝帝之情固知聖主之懷窮

真𣝣俗綜肴談無超羲軒而更高架曹馬而逾遠者

矣但玄昉素絲之質尤畏朱藍葛藟之身寔希松杞

思頗娛煙霞於少室偶泉石於嵩阿久遲溺之情終

防火之志所以敢竭愚瞽昧死陳聞庶陶甄之慈無遺

鳧鷄雪雨之澤不弃螽蠁而明詔霑臨不垂嘉許

仍降恩獎曲存輝賁五情戰懼不知所守既戢來言

本敎更請證附謝瀾唯增悚越冬十一月五日佛弟子玄昉

法師又進法衣象上佛光寶表曰沙門玄昉言竊聞

蘭葉紫豌遇之者必歡桂茂青溪逢之者斯悅奇木

猶尒況人倫乎況聖徹乎伏惟　皇帝皇后極神睿

之姿懷天地之德極寧區宇子育群生垂復大建迦

藍廣興福聚益寶圖常恒不變之業助開命金剛

賢固之因既妙善董脩故使皇太子攀神日茂濬主

懿標逾明佛光玉紋繁增翽可謂超周越漢蕃比

崇子々孫々萬年之慶者也玄奘猥以庸微時得恭
見王等私心踊悦誠歡誠喜今是佛光王誕晬之日
禮有獻賀輙率愚懐謹上法服一具伏願王子萬神
擁衛百福扶持寤寐安和乳餔調適紹隆三寶摧伏
四魔行菩薩行継如来事不勝瓊萼天枝英葉美茂
歡喜之至謹附表并衣以聞輕觸宸嚴追深戰越法
師時在積翠宮翻譯无時暫輟積氣成疾奏 帝
聞之不悦即遣供養奉御呂弘哲宣 勅慰問法師
悲喜不已進表謝曰沙門玄奘言使人呂弘哲等至宣
勅慰問玄奘所患并許出外將息 慈旨忽臨伍歡
用超答對循究如冥氷泉玄奘積慎乖方疾瘵仍
集自違離寒暑觸倍覺嬰纏心痛背悶骨酸肉楚食眠
頓絶氣息漸微慮有不虞默識宮宇思欲出外自屏滌
蹙仍恐驚動聖聽不敢即事奏聞遂依門籍出至寺

所痛既困勞轉篤心亦陰陽時乃有尚藥司醫
張德志為針療因漸療除得存首領還顧專輒之罪
自期刑墨之誅伏惟日月之明久諒愚拙江海之澤每
肆含容豈可移幸於至微屈法於常典望申公道以
穆憲司枉獄為輕伏鈇是俟而殘魂朽質仍被恩撫
聽言懷用銘肌骨自惟攝頓非復尋常縱徹下理之
憂亦盡生涯等萬祖根隆恩來答未命光鸞今惟
帝勤親勞薦狩時於閱武情在亂戎既昭仁於救麟
又策勳於獻馘邀迹慶集上下歡并風后清塵山祇
護野敬惟動止故擬休貞申恂識於十旬決辰而返
郝亶遊於八駿密迹而旋玉乘可停永懷以慰撫事
迴惶終期殞越不勝荷懼之至謹奉詣罪以聞荒燸
失當伏聽　勅旨　帝覽表甚歡經三日後遣使迎
法師入四事供養留連累日　勅送法師還積翠宮

仍舊宣諱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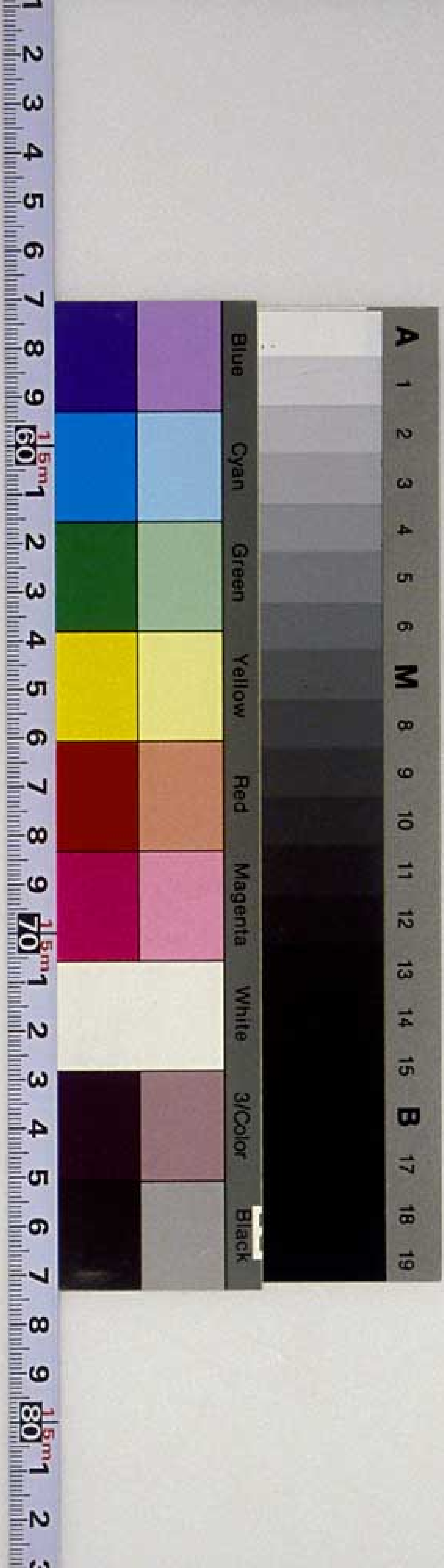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九



大慈恩寺三蔵法師伝巻第十

従承元四年至文化十三年六百七年

持宝院長弘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沙門慧立本　釋彥悰箋

起顯慶三年正月車駕自洛還西京終至麟德元年二月玉華宮捨化

三年正月駕自東都還西京法師亦隨還秋七月

勅法師徙居西明寺〻以元年秋八月戊子造特先有勅曰以延康坊濮王故宅為　皇太子分造觀寺各㠯命法師案行其處還奏地窄宋洛雨廨於是

捻用營寺其襯改就晉寧坊寺仍先造以三年夏
六月營造功畢其寺面三百五十步周圍數里左右
通衢腹背墉落青槐列其外緑水亘其間亹亹耽耽
都邑仁祠此爲最也而廊殿樓臺飛驚接漢金鋪
藻棟眩日暉霞凡有十院屋四千餘間莊嚴之盛雖
梁之同泰魏之永寧所不能及也勅先委所司簡大
德五十人侍者各一人後更詮試業行童子一百五
廿人擬度至其月十三日於寺建齋度僧命法師看
度至秋七月十四日迎僧入寺其威儀幢蓋音樂等一
如入慈恩及迎碑之則　勅遣西明給法師上房一口新
度沙祢十人充弟子　帝以法師　先朝所重嗣位之
後禮敬逾隆中使朝臣問慰無絶綿帛綾錦前
後万余段法服納袈裟等數百事法師受已皆為
國造塔及營經像給施貧窮并外國婆羅門客

等隨得隨散無所貯畜發願造十俱胝像百万為
一俱胝並造成矣東國重於般若前代雖翻不能
周備衆人更請委翻然般若部大京師多務又
人命無常恐難得了請就於玉華宮翻譯帝許焉
四年冬十月法師從京發向玉華宮并翻經大德
及門徒等同去其供給諸事一如京下到彼安置
肅成院焉　五年春正月一日起首翻大般若
經梵本總有廿萬頌文既廣大學徒每請刪略
法師將順衆意如羅什所翻除繁去重作此念已
於夜夢中有極怖畏事以相警誡或見乘危履嶮
或見猛獸搏人流汗戰慄方得免脫覺已驚懼向
諸衆說還依廣翻夜中乃見諸佛菩薩眉間放光
照觸己身心意怡適法師又自見手執花燈供養諸
佛或昇高座為衆說法多人圍遶讚歎恭敬或夢見

有人奉已名菓覺而喜慶不敢更刪一如梵本佛說
此經凡在四處一王舍城鷲峯山二給孤獨園三他
化自在天王宮四王舍城竹林精舍惣一十六會合為
一部然法師於西域得三本到此翻譯之日文有疑錯
即挍三本以定之殷勤省覆方乃著文審慎之心古
自無比或文乖旨奧意有躊躇必覺異境似若有
人授以明決情即豁然若披雲覩日自云如此悟處
豈玄奘淺懷所通並是諸佛菩薩所冥加耳經之初會
有嚴淨佛土品品中說諸菩薩摩訶薩眾為般若波
羅蜜故以神通願力盛大千界上妙珍寶諸妙香花
百味飲食衣服音樂隨意所生五塵妙境種種供養
嚴說法處時玉華寺主慧德及翻經僧嘉尚其夜
同夢見玉華寺內廣博嚴淨綺飾莊嚴幢帳寶
轝花幡伎樂盈滿寺中又見无量僧衆手執花蓋

如前供具共来供養大般若経寺内彌巷墻壁
皆莊綺錦地積名花衆共履践至翻経院其院倍
加勝妙如経所載寶莊嚴土又聞院内三堂講説法
師在中堂敷演既覩此已歡喜驚覺復参法師説所
夢事法師云今正翻此品諸菩薩等必有供養諸師等
見信有是乎時殿側有雙柰樹忽於非時數〻開
花〻皆六出鮮榮紅白非常可愛時衆詳議云
是般若再闡之嶽又六出者表六到彼岸然法師
翻此経時汲〻然恒慮無常謂諸僧曰玄奘今
年六十有五必當卒命於此伽藍経部甚大每
懼不終努力人加勤懇勿辭勞苦至龍朔三年冬十
月廿三日方乃絶筆合成六百卷稱為大般若経為合
掌歡喜告徒衆曰此経於此地有緣玄奘来此玉華
者經之力也向在京師諸緣牽乱豈有今時得終

誠並是諸佛冥加龍天擁祐此乃鎮國之典人天大
寶徒衆宜各踊躍欣慶時玉華寺都維那寂照慶
賀功畢設齋供養是日請經從肅成殿往嘉壽殿齋
所諷讀當迎經時般若放光照燭遠近兼有非常香
氣法師謂門人曰經自記此方當有樂大乘者國王大
臣四部衆徒書寫受持讀誦流布皆得生天究竟解
脫既宜此文不可緘默至十一月廿二日令弟子窺基奉
表奏聞請御製經序至十二月七日通事舍人馮義
宣勅垂許法師翻般若後自覺身力衰竭知無常
將至謂門人曰吾來玉華本緣般若今經事終吾生
涯亦盡若無常後汝等遣吾宜從儉省可以蘧篨
裹送仍擇山澗僻處安置勿近宮寺不淨之身宜
須屏遠門徒等聞之哀哽各收淚啓曰和上氣力尚
可尊顏不殊於舊何因忽出此言法師曰吾自知之

海何由得解麟徳元年春正月朔一日翻経大徳及彼
寺衆殷勤啓請翻大寶積経法師見衆情専至俛
仰翻數行訖便收梵本停住告衆曰此経部軸与大般
若同玄奘自量氣力不復辦此死期已至勢非賒遠今
欲往蘭芝等谷礼辞倶胝佛像於是與門人同出僧
衆相顧莫不潸然礼訖還寺専精行道遂絶翻譯至
八日有弟子高昌僧玄覺因向法師自陳所夢見有一
浮圖端嚴高大忽然崩倒見已驚起告法師々曰非汝
身事此是吾滅謝之徴至九日暮間於房後度渠
脚跌倒脛上有少許皮破因即寢疾氣候漸微至十
六日如從夢覺口云吾眼前有白蓮花大於盤鮮浄可
愛十七日又夢見百千人形容偉大倶著錦衣将諸綺繡
及妙花珎寶荘法師所卧房宇以次荘嚴遍翻経院
内外爰至院後山嶺林木悉竪幡幢衆彩間錯并

奏音樂門外又見無數寶轝〻中香食美菓色類
百千並非人中之物各〻擎來供養於法師〻〻辭曰
如此珍味證神通者方堪得食玄奘未階此位何敢
輙受雖此推辭而進食不止傍人謦咳遂尒開目因向
寺主慧德具説前事法師又云玄奘一生以来所脩福
慧准斯相貌欲似功不唐捐信知佛教因果並不虚
也遂命嘉尚法師具録所翻經論合七十四部總一千
三百卅八卷又録造俱胝畫像彌勒像各一千幀又造
素像十俱胝又寫能斷般若藥師六門陀羅尼等經
各一千部供養悲敬二田各萬餘人燒百千燈贖數
万生録訖令嘉尚宣讀聞已合掌喜慶又告門人曰吾
無常期至意欲捨墮宜命有縁總集於是罄捨衣
資更令造像并請僧行道至廿三日設齋䞋施其日
又命塑工宋法智於嘉壽殿竪菩提像骨已因從寺

衆及翻経大徳并門徒等乞歡喜辭別云玄奘此毒
身深可猒患所作事畢無宜久住願以所修福慧迴施
有情共諸有情同生覩史多天彌勒内眷屬中奉事
慈尊佛下生時亦願隨下廣作佛事乃至无上菩提
辭訖曰默正念時復口中誦色蘊不可得受想行識亦
不可得眼界不可得乃至意界亦不可得眼識界不可
得乃至意識界亦不可得無明不可得乃至老死亦不
可得乃至菩提不可得〻〻〻亦不可得復口説偈教侍
人云南謨彌勒如来應正等覺願與含識速奉慈顔
南謨彌勒如来所居内衆願捨命已必生其中時寺主
慧德又夢見有千軀金像從東方来下入翻経院香
花滿室至二月四日夜半瞻病僧明藏禪師見有二人
各長一丈許共捧一白蓮花如小車輪花有三重葉長
尺餘光淨可愛將来法師前擎花人云師從无始已来

所有損惱有情諸不惡業回令小疾並得消殄應生
欣慶法師顧視合掌良久遂以右手而自支頭次以左
手申左胜上舒足重累右脇而卧暨乎屬纊竟不迴
轉不飲不食至五日夜半弟子光等問云和上決定得
生弥勒内衆不法師報云得生言訖氣息漸微少間神
神逝侍人不覺屬纊方委從足漸冷最後頂暖顏
色赤白怡悅勝常過七〻日竟無改變亦無異氣
非定惠莊嚴戒香資被孰能致此又慈悲寺僧明慧
業行精苦初中後夜念誦經行無時而懈於法師
亡夜子後旋遶佛堂行道見北方有白虹四道從北
亘南貫井宿直至慈恩塔院皎潔分明心怪所以即
念昔如來滅度有白虹十二道從西方直貫太微於
是大聖遷化今有此相將非玉華法師有无常事
耶天曉向衆說其所見衆咸怪之至九日旦凶問至

重正符虹現之象聞者嗟其感異法師形長七尺极
身赤白色眉目疎朗端嚴若表美麗如畫音詞清遠
言談雅高聽者無厭或處徒衆或對嘉賓一坐半
朝身不傾動脹尚乾陁裁唯細氎循廣適中行步
雍容直前而視輙不顧盻滔々焉若大江之紀地灼々
焉類芙蕖之在水加以戒範端嚴始終如一愛惜之
志過護浮囊持戒之堅超踰繫草性愛恬簡不好
交遊一入道場非朝命不出法師在後西明寺上坐道
宣律師有感神之德至乾封年中見有神見自云弟
子是韋將軍諸天之子主領鬼神如來欲入涅槃勅
弟子護持贍部遺法比見師戒行清嚴留心律部四
方有疑皆來諮決所制輕重儀特有乖錯師年壽漸
促文記不正註誤後人以是故來示師佛意曰指宣所出
律鈔及輕重儀僻謬之處並令改正宣聞之悚懔悲喜

目向經律論等心所不決者神並為決之又問古來傳法
之僧德位高下并同法師神答云自古諸師解行
互有短長而不一准且如奘師一人九生已來備脩福
慧生生之中多聞博洽聰慧弁才於贍部洲脂那國
常為第一福德亦然其所翻譯文質相兼無違梵
本由善業力今見覩史多天慈氏内衆聞法悟解
更不人間受生神授語訖辭別而還宣自錄入別記
見在西明寺藏矣自非法師高中懿德乃神明知之豈
凡情所測度法師病時檢校翻經使人許玄備以其
年二月三日奏云法師因損足得病至其月七日勅中
御府供奉醫人張德志程桃捧將藥急赴比至法
師已終醫藥不及時坊州刺史竇師倫奏法師已
亡　帝聞之哀慟傷感為之罷朝日朕失國寶矣
時文武寮莫不悲哽流涕　帝言已嗚噎悲不

能勝翌日又謂群臣曰惜哉朕國内失奘法師一人
可謂釋衆梁摧矣四生無導矣亦何異苦海方割舟檝
遽沉闇室猶昏燈炬斯掩　帝言已嗚悒不怭至
其月廿六日下　勅曰竇師倫所奏玉華寺玄奘
法師既亡葬事所須並令官給至三月六日又有
勅曰玉華寺奘法師既亡其翻經之事且停已翻成
者准舊例官爲抄寫自餘未翻者總付慈恩寺
守掌勿令損失其奘師弟子及同翻經僧先非玉華
寺僧者宜各放還本寺至三月十五日又有　勅曰
玉華寺故玄奘法師葬日宜聽京城僧尼造幢蓋送
至墓所法師道茂德高爲明時痛惜故於亡後重
疊降恩求之古人無比此也於是門人遵其遺命以
蘧蒢爲轝奉神柩還京安置慈恩翻經堂内弟子
數百哀號動地京城道俗奔赴哭泣日數百千以四月

十四日将葬遷東都内僧尼及諸士庶共造殯送之儀素蓋白幢泥洹帳轝金棺銀槨娑羅樹等五百余事布之街衢連雲楼漢悲笳悽挽響匝穹宇而京邑及諸州五百里内送者百余万人雖復喪事花轝而法師神柩仍在籧篨本輿東市絹行用繒三千疋結作泥洹轝兼以花珮荘厳極為殊妙請安法師神柩門徒等遵師素志止之乃以法師三衣及國家所施百金之納豈以前行籧篨轝次其後觀者莫不流淚鯁塞是日緇素宿於帳所者三万余人十五日旦掩坎訖即於墓所設無遮會而散是時天地變色鳥獣鳴哀物感既然則人悲可悉皆言愛河尚淼慈舟遽沈永夜猶昏慧燈先滅攀慕之痛如亡眼目不直比之山頽木壊而已措哉　至總章二年四月八日有　勅徒葬法師於樊川北原崇建塔宇蓋以舊所

密迹京郊禁中多見時傷雲慮故改卞為至於遷
殯之儀門徒哀感行侶悲慟切彼初為畢〻樺慧
立論曰觀夫夜星霄月縱西日之明三江九河助東溟之
大相資之道在物既然傳襲之風於人豈異自法王潛
輝之後阿難結集已來歲越千年時逾十代聖賢間
出英睿遞生各韞雄圖俱苞上智肩荷遺法控御天
人道制風颷神傾海岳或歸指而流膏液或異室而
躋奇光或連尸以伏天魔或一對而迴時畫或顛遍法於
邊刹冒風波於嶮塗或虚己以應物求裹糧而行死地
終令玄津濫漲惠浴無疆既益傳燈寔符付屬考之
前冊可不然哉而清源不窮令復遇法師嗣美之矣惟
法師星像降靈山岳騰氣才過東箭譽美南金雅操
不群堅芳獨拔以四生為己任遠正法為身事巍乎似人
嵩華之負鬱蒼牧為若瑯玕之映澄海而聽滌後潤

蘊於自然來道鞮莫譯由是大聖識洽聞之奧
冠恒粲而逾高祥去造徵之切踦生融而更遠滔滔
乎藹藹乎實昭隆之盛也將使像化重光於頹季
之朝故誕茲明德者矣法師往以今古大德闡揚經
論雖復俱依聖教而引據不同諍論紛然其來自久
至如黎耶是執非執化人有心无心和合怖數之徒聞
量識不識等百有余科並三藏四含之隱根大小諸宗
鉗鎚先賢之所不決今搢之所共疑法師旦躊躇
此文快之斯旨概然歎曰此地經論蓋法門枝葉未是
根源諸師雖各起異端而情疑莫遣終須括囊大本
取定於祇洹耳由是杖志發憤馳心遐外以貞觀三年
秋八月立誓束裝拂衣而去到中天竺那爛陀寺逢
大法師名尸羅跋陀此曰戒賢其人體二居宗神鑒奧
遠博聞三藏善四韋陀於十七地論窮為精覈以此論談

綖衆經之備常宣講允是慈歎菩薩所造即攝大乘之根條是法師發軔之所祈者十六大國靡不歸宗稟義學徒恒有万計法師既循造一面盡歡以為相遇之晚於是伏膺聽受重諮決所疑一遍便覆无所遺忘辭藻汎之納群流若盂諸之吞雲夢彼師嗟嘆歎未曾有云若斯人者聞名尚難豈謂此時共談玄玅於師捨是聲振葱西名流八國彼諸先達英儒聞之皆肯攝重關共來難詰應行冀累轂駕肩隨逝其趍論之詞雲屯雨至法師從容辯釋皆入其室操其戈取其矛轄其盾莫不人喪轍解頭虔伏稱為此公天縱之才難酬對也戒日王等見之忻喜皆附歩焉是傾珎供養羅席之後更學梵書并余經論自如業一代所說者山方等之教摩竟半字之文爰至後聖馬鳴龍樹无著天親諸所製作發秘性等十八異執之宗

五部殊途之致並收羅研究逮其旨得其文并佛慶
李之跡如泥洹堅固之林降魔菩提之樹迦路崇高之
塔那揭留影之山皆躬申禮敬備覩靈奇無遺矣
法師心朗既滿學覽淹周將旋本土遂繕寫大小乘
教六百余部請像七軀舍利百有余粒以今九十年春
正月廿五日還至長安道俗奔迎傾都罷市是時也煙
收霧卷景霽風清寶帳盈衢花幢掩日慶雲垂彩
於衆表郁々紛々慶士詠讚於通莊轟々藹々於
焉頓戢慧日赫以重明雖不逢世尊從切利之下閻浮此
亦足為千載之休美也法師此行經途數万倫歷艱危
至如洞陰沍寒之山飛波激浪之壑厲毒黒風之氣擾
猊貙豻之群並法顯失侶之鄉智嚴遺伴之地班超之
所不踐章亥之所未遊法師孑尒孤征坦然无梗扇
唐風於八宿之外揚國化於五竺之間使乎遐域侯士馳

心輦轂者僧作天觀法師不世之瑞於聖朝運
曷感通之力也　皇帝握龍圖而纂曆應赤狄以
君臨戮鯨豕以活群生盪雲霓而光日月正四維之絶
柱息滄海之横流重立乾坤再施鎔造九州苞於虞
夏七德冠於曹劉海晏河清時和歳阜遠无不順
迩无不安天成地平人慶神悦加以重明麗正三善之
義寛隆宰輔徒勤良武老歌斯允既而祈窮庫載
德感上玄紫芝含秀於玉階蓂平結莢於朱閤文如
西州石瑞松縣琨府紀　聖主千年之期顒儲君副
辰之葉鳳毛才子之句上果佛田之文歷万古而不朽
當我皇而始出豈非明靈輔德玄天福眷者焉加復
遊心真際城塹五乘追思鷲嶺之容紆想提河之
訴故使遺欣絹綫變欽來儀勝典高僧相糧而至慈
雲布於十六會法鼓振於三千天花降景風共飛翠霧

與香煙同馥於是瀚儒沈流之士望涯岸而有期瀛
塵露玄之賓顧三空而非遠所謂司南啓路無惑知
方高颺龍襲林而群笇籟自響法師盛德也如彼逢時
也如此豈同雅澄壞道遇二石之兇殘安什傳經値
苻姚之偽曆枝之深淺即行潦之類江湖比之明闇
乃朝陽之與螢燿矣昔鍾玦既至魏文奉賦以讚揚
神蕤斯呈賈逵獻頌而論異在禽物之微賤古人
猶昱詠歌況法師不朽之神功棟梁之大業豈可緘
默於明時而无稱述者也豈學愧祇賢德非先達
直以同霑像化叨廁末塵欽慕之懷百於恒品所以
力課庸愚輙申斯傳其清藏令望之美絶後光前
之蹤别當今諸鴻業非此所能覼縷也兾明鑒君
子杖意而不哂焉　賛曰生靈感絶大聖悪遷神其能繼
緒唯弃賴又馬鳴先唱提婆後申如日斯慧朗月方

陳穎矣法師諱為貞觀迴秀天人不羈塵滓窮玄
之奥究儒之理潔若明珠芬同蕙芷悼經之闕義
之錯妄命詢求陵危践嶮㥄佐器宇赳赳誠恪振
振美西洲歸切東同属逢有道時惟我　皇重懸
玉鏡再理珠囊三乘既闡十地重揚俾夫慧日幽
而更光奥余庸昧韋忝塵末長自蓬門靡雕靡栝
高山斯作清流是渇願得攀依比之藤葛輝彦瑔
箋述曰余觀佛教東度已来英俊賢明捨家入
道者万計其中罕能重善一二矣者有鸞圣若視聽
貌言洽聞强識軽生重道絶域遐征貞操勁松鈞雅
志陵金石群雄英慮聖主迴光者於三藏備之矣排
又聞之三藏當盛暑之辰體無霑液祁寒之際貌
不慘悽又不交不中不吹不更医斯蓋未詳其地僅何
賢聖之可将哉又北宮現疾之時幾度繫縛將終

之日色貌熈愉並難得而測也及終後月餘日有人賫稱種末香至請依西國法以塗三藏身衆咸莫之許其人作色曰弟子别奉 進止師等若不許請録狀以聞衆從之及開棺發殮已人覺異香等蓮花之氣乎相驚問皆去若茲向人併除殮衣唯留襯服衆觀三藏貌如生平人百歸絶共視向人塗香服殮蓋棺已俄失所在衆疑天人焉余考三藏夙昔其迹匹自非摩訶薩埵其孰若之乎奥我同傳輩希景作弼哉

大慈恩寺三藏法師傳卷第十

承元四年卯月十五日書寫并移點畢

同年六月十三日一交了

貞應二年〻於禪舍講師弁澍得寺西城傳葉畢精六枚也

